

支那

續高僧傳

之卷

佐

C40
4514
188

續高僧傳序

唐釋道宣撰

无礙菴

原夫至道絕言非言何以範世言惟引行卽行而乃極言是以布五位以擢聖賢表四依以承人法龍圖成太易之漸龜章啓彛倫之用逮于素王繼轍前修舉其四科班生著詞後進弘其九等皆所謂化導之恒規言行之權致者也惟夫大覺之照臨也化敷西壤迹紹東川踰中古而彌新歷諸華而轉盛雖復應移存沒法被澆淳斯乃利見之康莊缺有之弘略故使體道欽風之士激揚影響之實會正解而樹言扣

玄機而卽號並德充宇宙神冠幽明像設煥乎丹青
智則光乎緇素固以詳諸經部誠未續其科條竊以
葱河界於剡洲風俗分於唐楚曾撰列非聖不據
其篇則二十四依付法之傳是也神州所紀賢愚雜
其題引則六代所詳羣錄是也然則統斯大抵精會
所歸莫不振發蒙心網羅正理俾夫駘足九達遺蹤
望而可尋徇目山馳高山委而仰止昔梁沙門金陵
釋寶唱撰名僧傳會稽釋之皎撰高僧傳創發異部
品藻恒流詳覈可觀華質有據而緝哀吳越敘略魏
燕良以博觀未周故得隨聞成彩加人有梁之盛明

德云繁薄傳三五數非通敏斯則同世相侮事積由
來中原隱括未傳簡錄時無雅贍誰爲補之致使歷
代高風颯焉終古余青襟之歲有顧斯文祖習乃存
經綸攸闕是用憑諸名器竚對殺青而情計栖遑各
師偏競逃聽成簡載紀相尋而物忌先鳴藏舟遽往
徒懸積抱終擲光陰敢以不才輒陳筆記引疎聞見
卽事編章諒得列代因之更爲冠冕自漢明夢日之
後梁武光有以前代別釋門咸流傳史考酌資其故
實刪定節其先聞遂得類續前驅昌言大寶季世情
繁量重聲華至於鳩聚風猷略無繼緒惟隋初沙門

魏郡釋靈裕儀表綴述有意弘方撰十德記一卷偏叙昭玄師保未粵廣嗣通宗餘則孤起支文薄言行狀終亦未馳高觀可爲長太息矣故使霑預染毫之客莫不望崖而戾止固其然乎今余所撰恐墜接前緒故不獲已而陳或博諮先達或取訊行人或卽目舒之或討讎集傳南北國史附見徽音郊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舉其器略言約繁簡事通野素足使紹胤前良允師後聽始距梁之初運終唐貞觀十有九年一百四十四載包括岳瀆歷訪華夷正傳三百三十一人附見一百六十人序而申之大爲十

例一曰譯經二曰解義三曰習禪四曰明律五曰護法六曰感通七曰遺身八曰讀誦九曰興福十曰雜科凡此十條世罕兼美今就其尤最者隨篇擬倫自前傳所叙通例已頒廻互抑揚寔遵弘檢且夫經導兩術掩映於嘉苗護法一科網維於正綱必附諸傳述知何續而非功取其拔滯開元固可標於等級餘則隨善立目不競時須布教攝於物情爲要解紛靜節總歸于末第區別世務者也至於韜光崇岳朝宗百靈秀氣逸於山河貞槩銷於杳薄致有聲喧玄谷神疑紫煙高謝於松喬俯眇於窮轍斯皆具諸別紀

抑可言乎或復匿迹城闔陸沉浮俗盛業可列而吹
噓罕遇故集見勸風素且樹十科結成三袞號曰續
高僧傳若夫搜擢源派剖析憲章粗識詞令琢磨行
業則備于後論更議而引之必事接恒篇終成詞費
則削同前傳猶恨逮于末法世挺知名之僧未覲嘉
猷有淪典籍庶將來同好又塵斯意焉

續高僧傳卷第一

譯經篇初

本傳六人附見二十七人

梁楊都正觀寺扶南國沙門僧伽婆羅傳一

曼陀羅僧法

木道賢道命

梁楊都莊嚴寺金陵沙門釋寶唱傳二

梁武帝僧朗

梁簡文帝僧紹

魏北臺石窟寺恒安沙門釋曇曜傳三

曇暕

魏南臺永寧寺北天竺沙門菩提流支傳四

常景楊衒之

李廓曇顯

寶意智賢

覺定藏稱

法場智希

法希

陳南海郡西天竺沙門拘那羅陀傳五

高空

德賢

差古士口

陳揚都金陵沙門釋法泰六

智愷
智敷

曹毗
道尼

梁揚都正觀寺沙門僧伽婆羅傳第一

僧伽婆羅梁言僧養亦云僧鎧扶南國人也幼而穎悟早附法律學年出家偏業阿毗曇論聲榮之盛有譽海南具足已後廣習律藏勇意觀方樂崇開化聞齊國弘法隨舶至都住正觀寺爲天竺沙門求那跋陀之弟子也復從跋陀研精方等未盈炎燠博涉多通乃解數國書語值齊曆亡隆道教陵夷婆羅靜潔身心外絕交故擁室樓閑養素資業大梁御寓搜訪

術能以天監五年被敕徵召於揚都壽光殿華林園正觀寺占雲館扶南館等五處傳譯訖十七年都合一十一部四十八卷卽大育王經解脫道論等是也初翻經日於壽光殿武帝躬臨法座筆受其文然後乃付譯人盡其經本勅沙門寶唱惠超僧智法雲及袁曇允等相對疏出華質有序不墜譯宗天子禮接甚厚引爲家僧所司資給道俗改觀婆羅不畜私財以其嚫施成立任寺太尉臨川王宏接遇隆重普通五年因疾卒于正觀春秋六十一有五梁初又有扶南沙門曼陀羅者梁言弘弱大賈梵本遠來貢獻勅與

婆羅共譯寶雲法界體性文殊般若經三部合十一卷雖事傳譯未善梁言故所出經文多隱質時有居士木道賢以天監十五年獻優樓頻經一卷文既鮮具不辯來由又有大學博士江泌女僧法者小年出家有時靜坐閉目誦出淨土妙莊嚴等經始從八歲終於十六總出三十五卷天監年中在華光殿親對武帝誦出異經楊都道俗咸稱神授若驗佛經斯唯宿習未可餘談竊尋外典生知者聖學知者次此則局談今身昧於過往耳若不然者何以辯内外賢聖淺深之通塞哉如前傳曇諦之憶書鎮近俗崔子

之念金鑲代有斯蹤定非外託逮太清中湘東王記室虞孝敬者學周内外撰內典博要三十卷該羅經論條貫釋門諸有要事備皆收錄頗同皇覽類苑之流渚宮陷沒便襲染衣更名道命流離關輔亦有著述云

梁楊都莊嚴寺沙門釋寶唱傳第二

釋寶唱姓岑氏吳郡人卽有吳建國之舊壤也少懷恢敏清貞自蓄顧惟隻立勤田爲業資養所費終於十畝至於傍求傭書取濟寓目疏略便能強識文彩鋪贍義理有聞年十八投僧祐律師而出家焉祐江

表僧望多所著述具如前傳紀之唱既始陶津經律
諮稟承風建德有聲宗嗣住莊嚴寺博採羣言酌其
精理又惟開悟士俗要以通濟爲先乃從處士顧道
曠呂僧智等習聽經史莊易略通大義時以其遊涉
世務謂有俗志爲訪家室執固不廻將及三十天廕
旣崩喪事云畢建武二年擺撥常習出都專聽涉歷
五載又中風疾會齊氏云季遭亂入東遠至閩越討
論舊業天監四年便還都下乃敕爲新安寺主帝以
時會雲雷遠近清晏風雨調暢百穀年登豈非上資
三寶中賴四天下藉神龍幽靈叶贊方乃福被黔黎

歆茲厚德但文散羣部難可備尋下敕令唱總撰集
錄以擬時要或建福禳災或禮懺除障或饗接神鬼
或祭祀龍王部類區分近將百卷八部神名以爲三
卷包括幽奧詳略古今故諸所祈求帝必親覽指事
祠禱多感威靈所以五十許年江表無事兆民荷賴
緣斯力也天監七年帝以法海浩瀚淺識難尋敕莊
嚴僧旻於定林上寺續衆經要抄八十八卷又敕開
善智藏續衆經理義號曰義林八十卷又敕建元僧
朗注大般涅槃經七十二卷並唱奉別敕兼贊其功
綸綜終始緝成部表及簡文之在春坊尤耽內教撰

法實聯璧二百餘卷別令實唱綴比區別其類遍略之流帝以佛法沖奧近識難通自非才學無由造極又敕唱自大教東流道門俗士有叙佛理著作弘義並通鳩聚號曰續法輪論合七十餘卷使夫迷悟之實見便歸信深助道法無以加焉又撰法集一百三十卷並唱獨專慮續結成部上既親覽流通內外十四年敕安樂寺僧紹撰華林佛殿經目雖復勒成未愜帝旨又敕唱重撰乃因紹前錄注述合離甚有科據一秦四卷雅愜時望遂敕掌華林園寶雲經藏搜求遺逸皆令具足備造三卷以用供上緣是又敕撰

經律異相五十五卷飯聖僧法五卷帝又注大品經五十卷于時佛教隆盛無得稱焉道俗才華互陳文理自武帝膺運時年三十有七在位四十九載深以庭陰早傾常懷哀感每歎曰雖有四海之尊無由得申罔極故留心釋典以八部般若爲心良田是諸佛由生又卽除災滌累故收採衆經躬述注解親臨法座講讀敷弘用此善因崇津靈識頻代二皇捨身爲僧給使洗濯煩穢仰資冥福每一捨時地爲之震相繼齋講不斷法輪爲太祖文皇於鍾山竹澗建大愛敬寺糾紛協田臨睨百丈翠微峻極流泉灌注鍾龍

遍嶺飲鳳乘空創塔包巖壑之奇宴坐盡山林之邃
結構伽藍同尊園寢經營彫麗奄若天宮中院之去
大門延袤七里廊廡相架簷雷臨屬旁置三十六院
皆設池臺周宇環繞千有餘僧四事供給中院正殿
有栴檀像舉高丈八匠人約量晨作夕停每夜恒聞
作聲旦視輒覺功大及終成後乃高二丈有二相好
端嚴色相超挺殆由神造屢感徵迹帝又於寺中龍
淵別殿造金銅像舉高丈八躬申供養每入頂禮獻
獻哽噎不能自勝預從左右無不下泣又爲獻太后
於青溪西岸建陽城門路東起大智度寺京師夾里

夾塏通博朝市之中途川陸之顯要殿堂宏敞寶塔
七層房廊周接華果間發正殿亦造丈八金像以申
追福五百諸尼四時講誦寺成之日帝顧謂羣后曰
建斯兩寺奉福二皇用表罔極之情以達追遠之思
而不能遣蓼莪之哀復於中宮起至敬殿景陽臺立
七廟室崇宇嚴肅鬱若卿雲粉壁朱柱交映相耀設
二皇座具備諸禮冠蘊奩篋舉目興慕晨昏如在衣
服輕煖隨時代易新奇芳旨應時日薦帝又曰雖竭
工匠之巧殫世俗之奇水石周流華樹雜沓限以國
務不獲朝夕侍食惟有朔望親奉饋奠而無所瞻仰

內心崩潰如焚如灼又作聯珠五十首以明孝道又制孝思賦廣統孝本至於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度越終古無得而稱故元帝云伏尋我皇之爲孝也四運推移不以榮枯遷質五德更用不以貴賤革心臨朝端默過隙之思彌軫垂拱巖廊風樹之悲逾切潔齋宗廟虔事郊禋言未發而涕零容不改而傷慟所謂終身之憂者是也蓋虞舜夏禹周文梁帝萬載論孝四人而已廣如譯所撰金樓子述之又以大通元年於臺城北開大通門立同泰寺樓閣臺殿則宸宮九級浮圖迴張雲表山樹園池沃蕩煩積其年三月六

日帝親臨幸禮懺敬接以爲常准卽捨身之地也雖億兆務殷而卷不輟手披閱內外經論典墳恒以達曙爲則自禮記古文周書左傳莊老諸子論語孝經往哲所未詳悉皆爲訓釋又以國學員限隔於貴賤乃更置五館招引寒雋故使孔釋二門榮茂峙列帝前後集百有餘卷著通史書苑數千卷唱當斯盛世頻奉璽書預叅翻譯具如別傳初唱天監九年先疾復動便發二願遍尋經論使無遺失搜括列代僧錄創區別之撰爲部袞號曰名僧傳三十一卷至十三年始就條列其序略云夫深求寂滅者在於視聽之

表考乎心行者諒須丹青之工是知萬象森羅立言之不可以已者也大梁之有天下也威加赤縣功濟蒼生皇上化範九疇神遊八正頂戴法橋服膺甘露竊以外典鴻文布在方冊九品六藝尺寸罔遺而沙門淨行獨亡紀述玄宗敏德名絕終古擁歎長懷靡茲永歲律師釋僧祐道心貞固高行超邈著述諸記振發宏要寶唱不敏預班二落禮誦餘日拮拾遺漏文廣不載初以脚氣連發入東治療去後救追因此抵罪謫配越州尋令依律以法處斷僧正慧超任情垂旨擯徙廣州先懺京師大僧寺遍方徙嶺表永棄

荒裔遂令鳩集爲役多闕晝則伏懺夜便續錄加又官私催逼惟日弗暇中甄條流文詞墜落將發之日遂以奏聞有勅停擯令任翻譯而此僧史方將刊定改前宿繁更加芟足故其傳後自序云豈敢謂僧之董狐庶無曲筆耳然唱之所撰文勝其質後人憑據揣而用之故數陳賞要爲時所列不測其終

元魏北臺恒安石窟通樂寺沙門釋曇曜傳第三
釋曇曜未詳何許人也少出家攝行堅貞風鑒閑約以元魏和平年任北臺昭玄統綏輯僧衆妙得其一住恒安石窟通樂寺卽魏帝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

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鑄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巖龕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許人面別鑄像窮諸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櫛比相連三十餘里東頭僧寺恒供千人碑碣見存未卒陳委先是太武皇帝太平眞君七年司徒崔皓邪佞諛詞令帝崇重道士寇謙之拜爲天師珍敬老氏虔劉釋種焚毀寺塔至庚寅年太武感致癘疾方始開悟兼有白足禪師來相啓發帝旣心悔誅夷崔氏事列諸傳至壬辰年太武云崩子文成立卽起塔寺搜訪經典毀法七載三寶還興曜慨前陵廢欣今重複故於北

臺石窟集諸德僧對天竺沙門譯付法藏傳并淨土經流通後賢意存無絕時又有沙門曇靖者以創開佛日舊譯諸經並從焚蕩人間誘導憑准無因乃出提謂波利經二卷意在通悟而言多妄習故其文云東方秦山漢言岱岳陰陽交代故謂代岳出於魏世乃曰漢言不辯時代斯一妄也太山卽此方言乃以代岳譯之兩語相翻不識梵魏斯二妄也其例甚衆具在經文尋之可領舊錄別有提謂經一卷與諸經語同但增加五方五行同石糝金疑成僞耳並不測其終隋初開皇關壤往往民間猶習提謂邑義各持

衣鉢月再興齋儀範正律通相監檢甚具翔集云
元魏南臺洛下永寧寺天竺沙門菩提流支傳第四
菩提流支魏言道希北天竺人也遍通三藏妙入總
持志在弘法廣流視聽遂挾道宵征遠莅葱左以魏
永平之初來遊東夏宣武皇帝下勅引勞供擬殷華
處之永寧大寺四事將給七百梵僧敕以流支爲譯
經之元匠也其寺本孝明皇帝熙平元年靈太后胡
氏所立在宮前閭闔門南御道之東中有九層浮圖
架木爲之舉高九十餘丈上有金剎復高十丈出地
千尺去臺百里已遙見之初營基日掘至黃泉獲金

像三十二軀太后以爲嘉瑞奉信法之徵也是以飾
制瓌奇竄世華美剎表置金寶瓶容二十五斛承露
金盤一十一重鐵鎖角張盤及鎖上皆有金鐸如一
石甕九級諸角皆懸大鐸上下凡有一百三十枚其
塔四面九間六窻三戶皆朱漆扉扇垂諸金鈴層有
五千四百枚復施金鐸鋪首佛事精妙殫土木之功
繡柱金鋪驚駭心目高風永夜鈴鐸和鳴鏗鏘之音
聞十餘里北有正殿形擬太極中諸像設金玉繡作
工巧綺麗冠絕當世僧房周接千有餘間臺觀星羅
參差間出彫飾朱紫續以丹青栝栢楨松異草叢集

院墻周帀皆施椽瓦正南三門樓開三道三重去地二百餘尺狀若天門赫奕華麗挾門列四力士四師子飾以金玉莊嚴煥爛東西兩門側皆如此所可異者唯樓兩重北門通道但露而置其四門外樹以青槐亘以淥水京師行旅多庇其下路斷飛塵不由滄雲之潤清風送涼豈藉合歡之發乃詔中書舍人常景制寺碑景河內人敏學博通知名海內太和十九年高祖擢爲修律博士有詔令刑定律格永成通式景乃商確今古條貫科猷卽魏律二十篇是也歷官中書舍人黃門侍郎祕書監幽州刺史居室貧儉事

若農家唯有經史盈車所著文集百餘篇給事中封曄伯作序行世寺旣初成明帝及太后共登浮圖視宮中如掌內下臨雲雨上天清朗以見宮內事故禁人不聽登之自西夏東華遊歷諸國者皆曰如此塔廟閣浮所無孝昌二年大風發屋拔樹剝上寶瓶隨風而墮入地丈餘復命工人更安新者至永熙三年二月爲天所震帝登凌雲臺望火遣南陽王寶炬錄尚書長孫稚將羽林一千來救于斯時也雷雨晦冥霰雪交注第八級中平旦火起有二道人不忍焚燼投火而歿其燄相續經餘三月入地剝柱乃至周年

猶有烟氣其年五月有人從東萊郡至云見浮圖在於海中光明儼然同覩非一俄而雲霧亂起失其所至至七月平陽王爲侍中斛斯椿所挾西奔長安至十月而洛京遷于漳鄴先時流支奉敕創翻十地宣武皇帝命章一日親對筆受然後方付沙門僧辯等訖盡論文佛法隆盛英雋蔚然相從傳授孜孜如也帝又敕清信士李廓撰衆經錄廓學通玄素條貫經論雅有標擬故其錄云三藏流支自洛及鄴爰至天平二十餘年凡所出經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卽佛名楞伽法集深密等經勝思惟大寶積法華涅槃

等論是也並沙門僧朗道湛及侍中崔光等筆受具列唐貞觀內典錄廓又云三藏法師流支房內經論梵本可有萬夾所翻新文筆受藁本滿一間屋然其慧解與勒那相亞而神悟聰敏洞善方言兼工呪術則無抗衡矣嘗坐井口澡罐內空弟子未來無人汲水流支乃操柳枝聊撝井中密加誦呪纔始數遍泉水上涌平及井欄卽以鉢酌用之盥洗旁僧具見莫測其神咸共嘉歎大聖人也流支曰勿妄褒賞斯乃術法外國共行此方不習謂爲聖耳懼惑世人遂祕不傳于時又有中天竺僧勒那摩提魏云寶意博瞻

之富理事兼通誦一億偈偈有三十二字尤明禪法
意存遊化以正始五年初屆洛邑譯十地寶積論等
大部二十四卷又有北天竺僧佛陀扇多魏言覺定
從正光年至元象二年於洛陽白馬寺及鄴都金華
寺譯出金剛上味等經十部當翻經日於洛陽內殿
流支傳本餘僧叅助其後三德乃徇流言各傳師習
不相詢訪帝以弘法之盛略叙曲煩敕三處各翻訖
乃叅校其間隱沒互有不同致有文旨時兼異綴後
人合之共成通部見寶唱等錄初寶意沙門神理標
異領牒魏詞偏盡隅奧帝每令講華嚴經披釋開悟

精義每發一日正處高座忽有持笏執名者形如天
官云奉天帝命來請法師講華嚴經意曰今此法席
尚未停止待訖經文當從來命雖然法事所資獨不
能建都講香火維那梵唄咸亦須之可請令定使者
卽如所請見講諸僧旣而法事將了又見前使云奉
天帝命故來下迎意乃含笑熙怡告衆辭訣奄然卒
於法座都講等僧亦同時殞魏境聞見無不嗟美時
又有沙門法場於洛陽譯辯意長者問經一卷雖闕
傳對而是正文見法上錄又熙平元有南天竺波羅
柰城婆羅門姓瞿曇氏名般若流支魏言智希從元

象元年至興和末於鄴城譯正法念聖善住廻諍唯識等經論凡一十四部八十五卷沙門曇琳僧昉等筆當時有沙門菩提流支與般若流支前後出經而衆錄傳寫率多輕略各去上字但云流支而不知是何流支迄今羣錄譯目相涉難得詳定又斯城郡守楊街之撰洛陽伽藍記五卷故其序略云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氏之言並理在人區而義非天外至如一乘二諦之言六通三達之旨西域備詳東土靡記若夫項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毫眉之像夜臺圖紺髮之形爾來奔競其風遂廣至如晉室永嘉寺惟

有四十二皇魏受圖嵩洛京寺出餘千數皆帝王士庶篤信經營名僧異瑞紛紛綸間起今採摘祥異者具以注之文多不載時西魏文帝大統中丞相宇文黑泰興隆釋教崇重大乘雖攝總萬機而恒揚三寶第內常供百法師尋討經論講摩訶衍又命沙門曇顯等依大乘經撰菩薩藏衆經要及百二十法門始從佛性終盡融門每日開講卽恒宣述以代先舊五時教迹迄今流行香火梵音禮拜唱導咸承其則雖山東江表乃稱學海儀表有歸未能逾矣至周文帝二年有波頭摩國律師懷那跋陀羅周言智賢共耶舍

崛多等譯五明論謂聲醫工術及符印等並沙門智
僊筆受建武帝天和年有摩勒國沙門達摩流支周
言法希奉敕爲大冢宰晉陽公宇文護譯婆羅門天
文二十卷又令摩伽陀國禪師闍那耶舍周言藏稱
共弟子闍那崛多等於長安故城四天王寺譯定意
天子問經六部沙門圓明道辯及城陽公蕭吉等筆
受

陳南海郡天竺沙門拘那羅陀傳第五

拘那羅陀陳言親依或云波羅末陀譯云真諦並梵
文之名字也本西天竺優禪尼國人焉景行澄明器
宇清肅風神爽拔悠然自遠羣藏廣部罔不措懷藝
術異能偏素諳練雖遵融佛理而以通道知名遠涉
艱關無憚夷險歷遊諸國隨機利見梁武皇帝德加
四域盛昌三寶大同中敕直後張汜等送扶南獻使
返國仍請名德三藏大乘諸論雜華經等真諦遠聞
行化儀軌聖賢搜選名匠惠益珉品彼國乃屈真諦
并賣經論恭膺帝旨旣素蓄在心渙然聞命以大同
十二年八月十五日達于南海沿路所經乃停兩載
以太清二年閏八月始屆京邑武皇面申頂禮於寶
雲殿竭誠供養帝欲傳翻經教不羨秦時更出新文

有逾齊日屬道銷梁季寇羯憑陵法爲時崩不果宣述乃步入東土又往富春令陸元哲創奉問津將事傳譯招延英秀沙門寶瓊等二十餘人翻十七地論適得五卷而國難未靜側附通傳至大寶三年爲侯景請還在臺供養于斯時也兵饑相接法幾頽焉會元帝啓祚承聖清夷乃止于金陵正觀寺與願禪師等二十餘人翻金光明經三年二月還返豫章又往新吳始興後隨蕭太保度嶺至于南康並隨方翻譯棲遑靡託逮陳武永定二年七月還返豫章又上臨川晉安諸郡真諦雖傳經論道缺情離本意不申更

觀機壤遂欲汎舶往楞伽修國道俗虔請結誓留之不免物議遂停南越便與前梁舊齒重覈所翻其有文旨乖競者皆鎔冶成範始末輪通至文帝天嘉四年楊都建元寺沙門僧宗法准僧忍律師等並建業標領欽聞新教故使遠浮江表親承芳問諦欣其來意乃爲翻攝大乘等論首尾兩載履踈宗旨而飄寓投委無心寧寄又汎小舶至梁安郡更裝大舶欲返西國學徒追逐相續留連太守王方奢述衆元情重申邀請諦又且循人事權止海隅伺旅束裝未思安堵至三年九月發自梁安汎舶西引業風賦命飄還

廣州十二月中上南海岸刺史歐陽穆公顧延住制
旨寺請翻新文諦顧此業緣西還無指乃對沙門慧
愷等翻廣義法門經及唯識論等後穆公薨沒世子
紇重爲檀越開傳經論時又許焉而神思幽通量非
情測常居別所四絕水洲紇往造之嶺峻濤涌未敢
陵犯諦乃鋪舒坐具在水上跏坐其內如乘舟焉浮
波達岸旣登接對而坐具不濕依常敷置有時或以
荷葉蹋水乘之而渡如斯神異其例甚衆至光太二
年六月諦厭世浮雜情弊形骸未若佩理資神早生
勝壤遂入南海北山將捐身命時智愷正講俱舍聞

告馳往道俗奔赴相繼山川刺史又遣使人伺衛防
遏躬自稽顙致留三日方紆本情因爾迎還止于王
園寺時宗愷諸僧欲延還建業會楊輦碩望恐奪時
榮乃奏曰嶺表所譯衆部多明無塵唯識言乖治術
有蔽國風不隸諸華可流荒服帝然之故南海新文
有藏陳世以太建元年遘疾少時遺訣嚴正勗示因
果書傳累紙其文付弟子智休至正月十一日午時
遷化時年七十有一明日於潮亭焚身起塔十三日
僧宗法准等各賫經論還返匡山自諦來東夏雖廣
出衆經偏宗攝論故討尋教旨通覽所譯則彼此相

發綺績鋪顯故隨處翻傳親流疏解依止勝相後疏
並是僧宗所陳躬對本師重爲釋旨增減或異大義
無虧宗公別著行狀廣行於世且諦之梁時逢喪亂
感竭運終道津靜濟流離弘化隨方卷行至於部秦
或分譯人時別今總歷二代共通數之故始梁武之
末至陳宣初位凡二十三載所出經論記傳六十四
部合二百七十八卷微附華飾盛顯隋唐見曹毗別
曆及唐貞觀內典錄餘有未譯梵本書並多羅樹葉
凡有二百四十夾若依陳紙翻之則列二萬餘卷今
見譯訖止是數甲之文並在廣州制旨王園兩寺是

知法寶弘博定在中天識量玳瑁誠歸東夏何以明
之見譯藏經減三千卷生便棄擲習學全希用此量
情情可知矣初諦傳度攝病宗愷歸心窮括教源銓
題義旨遊心既久懷敞相承諦又面對闡揚情理無
伏一日氣屬嚴厲衣服單踈忍噤通宵門人側席愷
等終夜靜立奉侍諮詢言久情誼有時眠寐愷密以
衣被覆足諦潛覺知便曳之于池其節儉知足如此
愷如先奉侍逾久逾親諦以他日便喟然憤氣衝口
者三愷問其故答曰君等款誠正法實副叅傳但恨
弘法非時有阻來意耳愷聞之如噎良久聲淚俱發

跪而啓曰大法絕塵遠通赤縣群生無感可遂理耶
諦以手指西北曰此方有大大國非近非遠吾等沒
後當盛弘之但不覩其興以爲太息耳卽驗往隔今
統敷揚有宗傳者以爲神用不同妄生異執惟識不
識其識不無慨然時有中天竺優禪尼國王子月婆
首那陳言高空遊化東魏生知俊朗體悟幽微專學
佛經尤精義理洞曉音韻兼善方言譯僧伽吒經等
三部七卷以魏元象年中於鄴城司徒公孫騰第出
沙門僧昉筆受屬齊受魏禪蕃客任情那請還鄉事
流博觀承金陵弘法道聲遠肅以梁武大同年辭齊

南度旣達彼國仍被留住因譯大乘頂王經一部有
勅令那總監外國往還使命至太清二年忽遇于闐
僧求那跋陀陳言德賢賈勝天王般若梵本那因祈
請乞願弘通嘉其雅操豁然授與那得保持用爲希
遇屬侯景作亂未暇翻傳携負東西諷持供養至陳
天嘉乙酉之歲始於江州興業寺譯之沙門智昕筆
受陳文凡六十日覆疏陶練勘閱俱了江州刺史黃
法氈爲檀越僧正釋惠恭等監掌具經後序那後不
知所終時又有扶南國僧須菩提陳言善吉於揚州
至敬寺爲陳王譯大乘寶雲經八卷與梁世曼陀羅

所出七卷者同少有差耳並見隋世三寶錄

陳揚都金陵沙門釋法泰傳第六

釋法泰不知何人學達釋宗跨轡淮海住揚都大寺與慧愷僧宗法忍等知名梁代並義聲高邈宗匠當時有天竺沙門真諦挾道孤遊遠化東鄙會虜寇勅殄僑寓流離一十餘年全無陳譯將旋舊國途出嶺南爲廣州刺史歐陽頎固留因欲傳授周訪義侶擬閱新文泰遂與宗愷等不憚艱辛遠尋三藏於廣州制旨寺筆受文義垂二十年前後所出五十餘部并述義記皆此土所無者泰雖博通教旨偏重行猷至

於律儀所及性無違越諦又與泰譯明了論釋律二十二年大義并疏五卷勒于座右遵奉行之至陳太建三年泰還建鄴并賈新翻經論創開義旨驚異當時其諸部中有攝大乘俱舍論文詞該富理義凝玄志越恒情妙能其趣先是梁武宗崇大論兼務成實字人聲望從風歸靡陳武好異前朝廣流大品七卷二論故泰雖屢演道俗無受使夫法座絕嗣闐爾無聞會彭城沙門靜嵩避地金陵學聲早被獨拔千載希斯正理晝談恒講夜請新宗因循荏苒乃經涼燠泰振發玄門明衷弘詰覈其疑議每臻玄極皆隨機按

旨披釋無遺事出嵩傳泰博諮眞諦傳業嵩公知我者希浮諺斯及不測其終智愷俗姓曹氏住楊都寺初與法泰等前後異發同往嶺表奉祈眞諦愷素積道風詞力殷贍乃對翻攝論躬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並了都合二十五卷後更對翻俱舍論十月便了文疏合數八十三卷諦云吾早值子綴緝經論結是前翻不應少欠今譯兩論詞理圓備吾無恨矣愷後延諦還廣州顯明寺住本房中請諦重講俱舍纔得一遍至陳光大中僧宗法准惠忍等度嶺就諦求學以未聞攝論更爲講之起四月初至臘月八日方訖

一遍明年宗等又請愷於智慧寺講俱舍論成名學士七十餘人同欽諮詢講至業品疏第九卷文猶未盡以八月二十日遘疾自省不救索紙題詩曰千秋本難滿三時理易傾石火無恒燄電光非久明遺文空滿笥徒然昧復生泉路方幽噎寒隴向淒清一隨朝露盡唯有夜松聲因放筆與諸名德握手語別端坐儼思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一卽光大二年也葬於廣州西陰寺南岡自餘論文眞諦續講至戒品第三卷因爾乖豫便廢法事明年肇春三藏及化諦有菩薩戒弟子曹毗者愷之叔子明敏深沉雅有遠度

少攜至南中受學攝論詒承諸部皆著功勳太建二年毗請建興寺僧正明勇法師續講攝論成學名僧五十餘人晚住江都綜習前業常於白塔等寺開演諸論冠屨羣襦服同賢士登座談吐每發深致席端學士並是名賓禪定僧榮日嚴法侃等皆資其學時有循州平等寺沙門智敷者弱年聽延祚寺導緣二師成實并往北土沙門法明聽金剛般若論又往希堅二德聽婆沙中論皆洞涉精至研覈宗旨必得本師臨聽言無浮雜義得明暢者方始離之餘例准此及翻攝論乃爲廣州刺史安南將軍陽山公頡請宅

安居不獲專習後翻俱舍方預其席及愷講此論敷與道尼等二十人並掇拾文疏於堂聽受及愷之云亡諦撫膺哀慟遂來法准房中率尼嚮敷等十有二人共傳香火令弘攝舍兩論誓無斷絕皆共奉旨無敢墜失至三藏崩後法侶凋散末嗣將虧太建九年敷相續敷弘最多聯類同聽諦席未有高者太建十一年二月有跋摩利三藏弟子惠哥者本住中原值周武滅法避地歸陳晚隨使劉璋至南海獲涅槃論敷曾講斯經欣其本習伏膺請求便爲開說止得序分種性分前十三章玄義後返豫章鶴嶺山敷又與

璣法師隨從因復爲說第三分具得十海十道及進
餘文哥因遘疾不任傳授乃令敷下都覓海潮法師
當窮論旨以十四年至於建業所尋不值乃遇棲玄
寺曉禪師賜與曇林解涅槃疏釋經後分文兼論意
而不整足便還故寺常講新文十三章義近二十遍
開皇十二年王仲宣起逆焚燒州境及敷寺房文疏
並燼其年授敷令任廣循二州僧任經停五載廢闕
法事後解僧任方於本州道場寺偏講攝論十有餘
遍坐中達解二十五人璣山瞰等並堪領匠仁壽元
年遘疾終於本寺敷撰諦之翻譯歷始末指訂并卷
部時節人世詳備廣有成叙道尼住本九江尋宗訓
旨與講攝論騰譽京師開皇十年下敕追入旣達雍
輦開悟弘多自是南中無復講主雖云敷說蓋無取
矣

續高僧傳卷第一

校訛

本紙首行

訓南作諦

音釋

繫陟立切闡於真切

纏羈繫也城門也

袞莫侯切

延巨南北也

雷

力救切星簷滴雨曰

雷蓼

蓼力竹切蓼五何切蓼莪詩之篇名

芟所咸切

櫛

音節櫛比也

苙

力置切臨也 淪永檢切 撫吁爲切 盥古玩切 昉分兩切

顗切 昕許斤切 耗其俱切 轆即狄切 勅渠京切 哿切

切加我切 瞰苦濫切

爲新源院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尹丹陽賀學易施貲刻
續高僧傳第一卷計字九千九百六十七字該
銀五兩一錢五分
武林釋如德對長洲丘義民書溧水端司禹刻
萬曆庚戌歲冬十二月徑山寂照庵識

續高僧傳卷第二

唐釋道宣撰

譯經篇二本傳四人附見八人

隋西京大興善寺北天竺沙門那連提黎耶舍傳

一萬天懿

隋西京大興善寺北賢豆沙門闍那崛多傳二

僧就 法智

隋東都雒濱上林園翻經館南賢豆沙門達摩笈

多傳三侯君素 徐同卿 劉憑 費長房

隋東都上林園翻經館沙門釋彥琮傳四

行矩

那連提黎耶舍此言尊稱北天竺烏場國人正音應云鄔茶其王與佛同氏亦姓釋迦刹帝利種此云土田主也由劫初之時先爲分地主因卽號焉今所謂國王者是也舍年十七發意出家尋值名師備聞正教二十有一得受具篇聞諸宿老歎佛景迹或云某國有鉢某國有衣頂骨牙齒神變非一遂卽起心願得瞻奉以戒初受須知律相既滿五夏發足遊方所以天梯石臺之迹龍廟寶塔之方廣周諸國並親頂禮僅無遺逸曾竹園寺一住十年通履僧坊多值明德有一尊者深識人機見語舍云若能靜修應獲聖

果恐汝遊涉終無所成爾日雖聞情無領悟晚來却想悔將何及耶舍北背雪山南窺師子歷覽聖迹仍旋舊壤乃覩烏場國王真大士焉自所經見罕儔其類試略述之安民以理民愛若親後夜五更先禮三寶香花伎樂竭誠供養日出昇殿方覽萬機次到辰時香水浴像官中常設日百僧齋王及夫人手自行食齋後消食習諸武藝日景將昃寫十行經與諸德僧共談法義復與羣臣量議治政暝入佛堂自奉燈燭禮拜誦讀各有恒調了其常業乃還退靜三十餘年斯功不替王有百子誠孝居懷釋種餘風胤流此

國但以寺接山阜野火所焚各相差遣四遠投告六人爲伴行化雪山之北至于峻頂見有人鬼二路人道荒險鬼道利通行客心迷多尋鬼道漸入其境便遭殺害昔有聖王於其路首作毗沙門天王石像手指人路同伴一僧錯入鬼道耶舍覺已口誦觀音神呪百步追及已被鬼害自以呪力得免斯厄因復前行又逢山賊專念前呪便蒙靈衛賊來相突對目不見循路東指到芮芮國值突厥亂西路不通返鄉意絕乃隨流轉北至泥海之旁南距突厥七千餘里彼旣不安遠投齊境天保七年屆於京鄴文宣皇帝極

見殊禮偏異恒倫耶舍時年四十骨梗雄雅物議憚之緣是文宣禮遇隆重安置天平寺中請爲翻經三藏殿內梵本千有餘夾敕送於寺處以上房爲建道場供竊珍妙別立廚庫以表尊崇又敕昭玄大統沙門法上等二十餘人監掌翻譯沙門法智居士萬天懿傳語懿元鮮卑姓萬俟氏少出家師婆羅門而聰慧有志力善梵書語攻呪符術由是故名預叅傳焉初翻衆經五十餘卷大興正法弘暢衆心宣帝重法殊異躬禮梵本顧群臣曰此乃三寶洪基故宜偏敬其奉信推誠爲如此也耶舍每於宣譯之暇時陳神

况冥救顯助立功多矣未幾授昭玄都俄轉爲統所獲兵祿不專自資好起慈惠樂興福業設供飯僧施諸貧乏獄囚繫畜咸將濟之市鄺內所多造義并親自漉水津給衆生又於汲郡西山建立三寺依泉窟谷制極山美又收養癘疾男女別坊四事供奉務令周給又往突厥客館勸持六齋羊料放生受行素食又曾遇病百日不起天子皇后躬問起居耶舍歎曰我本外客德行未隆乘輿今降重法故爾內撫其心慚懼交集建德之季周武克齊佛教與國一時平殄耶舍外假俗服內襲三衣避地東西不遑寧息五衆

凋窘投厝無所儉餓溝壑者減食施之老病扶力者隨緣濟益雖事力匱薄拒諫行之而神志休強說導無倦屯負留難更歷四年有隋御寓重隆三寶開皇之始梵經遙應爰降璽書請來弘譯二年七月弟子道密等侍送入京任大興善寺其年季冬草創翻業敕昭玄統沙門曇延等三十餘人令對翻傳主上禮問殷繁供奉隆渥年雖朽邁行轉精勤曾依舍利弗陀羅尼具依修業夢得境界自身作佛如此靈祥雜沓其例非一後移住廣濟寺爲外國僧王存撫羈客妙得物心忽一旦告弟子曰吾年老力微不久去世

及今明了誠爾門徒佛法難逢宜勤修學人身難獲
慎勿空過言訖就枕奄爾而化時滿百歲卽開皇九
年八月二十九日也初耶舍先逢善相者云年必至
百亦合登仙中壽果終其言驗矣登仙冥理猶難測
之然其面首形偉特異常倫頂起肉髻聳若雲峯目
正處中上下量等耳高且長輪睡成具見人榮相未
比於斯固是傳法之碩德也法王旣喪哀驚道俗紹
隆之事將漸墜焉凡前後所譯經論一十五部八十
許卷卽菩薩見實月藏日藏法勝毗曇等是也並沙
門僧琛明芬給事李道寶等度語筆受昭玄統沙門

曇延昭玄都沙門靈藏等二十餘僧監護始末至五
年冬勘練俱了並沙門彥琮製序具見齊周隋三代
經錄尋耶舍遊涉四十餘年國五十餘里十五萬瑞
影靈迹勝寺高僧駛水深林山神海獸無非奉敬並
預徵降事旣廣周末遑陳敘沙門彥琮爲之本傳具
流於世時又有同國沙門毗尼多流支此言滅喜不
遠五百由旬來觀盛化開皇二年於大興善譯象頭
精舍大乘總持經二部給事李道寶傳語沙門法纂
筆受沙門彥琮製序

闍那崛多此言德志北賢豆

賢豆本音因陀羅婆陀
耶此云主處謂天帝所

護故也賢豆之音彼國之訛略耳身毒天竺此方之訛稱也而彼國人總言賢豆而已約之以爲五方也犍陀囉國人也此云香行國焉居富留沙富邏城此云丈夫宮也刹帝利種姓金步此云項也謂如孔雀之項彼國以爲貴姓父名跋闍邏婆囉此云金剛堅也少懷遠量長垂清範位居宰輔變理國政崛多昆季五人身居最小宿植德本早發道心適在髫鬣便願出家二親深識其度不違其請本國有寺名曰大林遂往歸投因蒙度脫其郁波第耶此云常近受持者今所謂和尚此乃于闐之訛畧也名曰嗜那耶舍此云勝名專修宴坐妙窮定業其阿遮利耶此云傳

授或云正行卽所謂阿闍梨也亦近國之訛畧耳名曰闍若那跋達囉此云智賢遍通三學偏明律藏崛多自出家後孝敬專誠教誨積年指歸通觀然以賢豆聖境靈迹尚存便隨本師具得瞻奉時年二十有七受戒三夏師徒結志遊方弘法初有十人同契出境路由迦臂施國淹留歲序國王敦請其師奉爲法主益利頗周將事巡歷便踰大雪山西足固是天險之峻極也至厭怛國旣初至止野曠民希所須食飲無人營造崛多遂捨具戒竭力供侍數經時艱冥靈所祐幸免災橫又經渴羅槃陀及于闐等國屬遭夏

雨寒雪暫時停住既無弘演棲寓非久又達吐谷渾國便至鄯州于時卽西魏後元年也雖歷艱危心逾猛厲發蹤跋涉三載于茲十人之中過半亡沒所餘四人僅存至此以周明帝武成年初屆長安止草堂寺師徒遊化已果來心更登淨壇再受具足精誠從道尤甚由來稍叅京輦漸通華語尋從本師勝名被明帝詔延入後園共論佛法殊禮別供充諸禁中思欲通法無由自展具情上啓卽蒙別敕爲造四天王寺聽在居住自茲已後乃翻新經旣非弘泰羈縻而已所以接先闕本傳度梵文卽十一面觀音金仙問

經等是也會譙王宇文儉鎮蜀復請同行於彼三年恒任益州僧主住龍淵寺又翻觀音偈佛語經建德隲運像教不弘五衆一期同斯俗服武帝下敕追入京輦重加爵祿逼從儒禮秉操鏗然守死無懼帝愍其貞亮哀而放歸路出甘州北由突厥閭黎智賢還西滅度崛多及以和尚乃爲突厥所留未久之間和尚遷化隻影孤寄莫知所安賴以北狄君民頗弘福利因斯飄寓隨方利物有齊僧寶暹道邃僧曇等十人以武平六年相結同行採經西域往返七載將事東歸凡獲梵本二百六十部廻至突厥俄而齊亡亦

投彼國因與同處講道相娛所賫新經請翻名題勘舊錄目轉覺巧便有異前人暹等內誠各私慶幸獲寶遇匠德無虛行同誓焚香共契宣布大隋受禪佛法卽興暹等賫經先來應運開皇元年季冬屆止京邑勅付所司訪人令譯二年仲春便就傳述夏中詔曰殷之五遷恐民盡死是則域吉凶之土制短長之命謀新去故如農望秋龍首之山川原秀麗卉木滋阜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在茲可域城曰大興城殿曰大興殿門曰大興門縣曰大興縣園苑池沼其號並同寺曰大興善也於此寺中傳度法

本時崛多仍住北狄至開皇五年大興善寺沙門曇延等三十餘人以躬當翻譯音義乖越承崛多在北乃奏請還帝乃別敕追延崛多西歸已絕流滯十年深思明世重遇三寶忽蒙遠訪欣願交并卽與使乎同來入國于時文帝巡幸洛陽於彼奉謁天子大悅賜問頻仍未還京闕尋敕敷譯新至梵本衆部彌多或經或書且內且外諸有翻傳必以崛多爲主僉以崛多言識異方字曉殊俗故得宣辯自運不勞傳度理會義門句圓詞體文意粗定銓本便成筆受之徒不費其力試比先達抑亦繼之爾時耶舍已亾專當

元匠於大興善更召婆羅門僧達摩笈多并敕居士
高天奴高和仁兄弟等同傳梵語又置十大德沙門
僧休法粲法經慧藏洪遵慧遠法纂僧暉明穆曇遷
等監掌翻事銓定宗旨沙門明穆彥琮重對梵本再
審覆勘整理文義昔支曇羅什等所出大集卷軸多
以三十成部及耶舍高齊之世出月藏經一十二卷
隋初復出日藏分一十五卷既是大集廣本而前後
譯分遂使支離部袞羈散開皇六年有招提寺沙門
僧就合之爲六十卷就少出家專實坊學雖加宣導
恨文相未融乃例括相從附入大部至於詞旨愜當

未善精窮比有大興善寺沙門洪慶者識度明達爲
國監寫藏經更整改就所合者名題前後甚得理致
且今見翻諸經有多是大集餘品略而會之應滿百
卷若依梵本此經凡十萬偈據以隋文可三百卷崛
多曾傳于闐東南二千餘里有遮拘迦國彼王純信
敬重大乘宮中自有摩訶般若大集華嚴三部王躬
受持親執鎖鑰轉讀則開香華供養或以諸餅果誘
引小王令其禮拜此國東南可二十餘里山甚巖險
有深淨窟置大集華嚴方等寶積楞伽方廣舍利弗
花聚二陀羅尼都薩羅藏摩訶般若八部般若大雲

經等凡十二部減十萬偈國法相傳防衛守護又有入減定羅漢三人窟中禪寂每至月半諸僧就山爲其淨髮此則人法任持有生之所憑賴崛多道性純厚神志剛正愛德無狀求法不懈博聞三藏遠究真宗遍學五明兼開世論經行得道場之趣總持通神呪之理三衣一食終固其誠仁濟弘誘非關勸請勤誦佛經老而彌篤強識先古久而逾詣士庶欽重道俗崇敬隋滕王遵仰戒範奉以爲師因事塵染流擯東越又在甌閩道聲載路身心兩救爲益極多至開皇二十年便從物故春秋七十有八自從西服來至

東華循歷翻譯合三十七部一百七十六卷卽佛本行集法炬威德護念賢護等經是也並詳括陶冶理教圓通文明義結具流於世見費長房三寶錄初隋高祖又敕崛多共西域沙門若那竭多開府高恭恭息都督天奴和仁及婆羅門毗舍達等於內史內省翻梵古書及乾文至開皇十二年書度翻訖合二百餘卷奏聞進內見唐貞觀內典錄時又有優婆塞姓瞿氏名達摩般若此言法智父名般若流支備詳餘傳智本中天國人流滯東川遂鄉華俗而門世相傳祖習傳譯高齊之季爲昭玄都齊國旣平佛法同

毀智因僧職轉任俗官冊授洋州洋川郡守隋氏受禪梵牒卽來有敕召還使掌翻譯法智妙善方言執本自傳不勞度語譯業報差別經等成都沙門釋智鉉筆受文詞銓序義體日嚴寺沙門彥琮製序見隋代經錄

達摩笈多此言法密本南賢豆羅囉國人也利帝利種姓弊耶伽羅此云虎氏有弟四人身居長子父母留戀不聽出家然以篤愛法門深願離俗年二十三往中賢豆界韃拏究撥闍城此云耳出於究牟地謂黃色花因花園以得名也僧伽囉摩此云衆園舊云

僧伽藍者訛略也笈多於此寺中方得落髮改名法密年二十五方受具戒其郁波第耶佛默笈多此云覺密阿遮利夜名奮拏達多此云德施又一阿遮利夜名爲普照通大小乘經論咸能誦說行賓茶夜法謂行乞食者舊名爲分衛入第耶那此云念修舊爲禪那及持訶那並訛僻也恒入此觀以爲常業笈多受具足後仍住三年就師學問師之所得略窺戶牖後以普照師爲吒迦國王所請從師至彼經停一載師還本國笈多更留四年住於提婆鼻何囉此云天遊也天謂國王遊謂僧處其所王立故名天遊舊以

撰述
寺代之寺乃此土公院之名所謂司也廷也又云招
是者亦訛略也世依字解招謂招引提謂提攜並浪
言也此乃西言耳正音云招鬪提奢此云四方謂處
所爲四方衆僧之所依住也於是歷諸大小乘國及
以僧寺聞見倍多北路商人頗至於彼遠傳東域有
大支那國焉舊名真丹震旦者並非正音無義可譯
惟知是此神州之總名也初雖傳述不甚明信未作
來心但以志在遊方情無所繫遂往迦臂施國六人
爲伴仍留此國停住王寺笈多遂將四伴於國城中
二年停止遍歷諸寺備觀所學遠遊之心尚未寧處

其國乃是北路之會雪山北陰商旅咸湊其境於商
客所又聞支那大國三寶興盛同侶一心屬意來此
非惟觀其風化願在利物弘經便踰雪山西足薄佉
羅國波多又拏國達摩悉鬚多國此諸國中並不久
住足知風土諸寺儀式又至渴羅槃陀國留停一年
未多開導又至沙勒國同伴一人復還本邑餘有三
人停在王寺謂沙勒王之所造也經住兩載仍爲彼
僧講念破論有二千偈旨明三印多破外道又爲講
如實論亦二千偈約其文理乃是世間論義之法又
至龜茲國亦停王寺又住二年仍爲彼僧講釋前論

其王篤好大乘多所開悟留引之心旦夕相造笈多
係心東夏無志潛停密將一僧間行至烏耆國在阿
嚩拏寺講通前論又經二年漸至高昌客遊諸寺其
國僧侶多學漢言雖停二年無所宣述又至伊吾便
停一載值難避地西南路純砂磧水草俱乏同侶相
顧性命莫投乃以所賣經論權置道旁越山求水冀
以存濟求既不遂勞弊轉增專誦觀世音呪夜雨忽
降身心充悅尋還本途四顧茫然方道迷失踟躕進
退乃任前行遂達于瓜州方知曲取北路之道也笈
多遠慕大國跋涉積年初契同徒或留或歿獨顧單

行屆斯勝地靜言思之悲喜交集尋蒙帝旨延入京
城處之名寺供給豐渥卽開皇十年冬十月也至止
未淹華言略悉又奉別敕令就翻經移任興善執本
對譯允正寔繁所誦大小乘論並是深要至於宣解
大弘微旨此乃舊學頻遣積疑然而慈恕立身柔和
成性心非道外行在言前戒地夷而靜智水幽而潔
經洞字源論窮聲意加以威容詳正勤節高猛誦響
繼晨宵法言通内外又性好端居簡絕情務寡薄嗜
欲息杜希求無倦誨人有踰利已曾不忤顏於賤品
輕心於微類遂使未覩者傾風暫謁者欽敬自居譯

人之首惟存傳授所有覆疎務存綱領煬帝定鼎東都敬重隆厚至於佛法彌增崇樹乃下敕於洛水南濱上林園內置翻經館搜舉翹秀永鎮傳法登卽下徵笈多并諸學士並預集焉四事供奉復恒常度致使譯人不墜其緒成簡無替於時及隋綱云顏郊壘煙構梵本新經一時斯斷笈多蘊其深解遂闕陳弘始於開皇中歲經至大業末年二十八載所翻經論七部合三十二卷卽起世緣生藥師本願攝大乘菩提資糧等是也並文義澄澄潔華質顯暢見唐貞觀內典錄至武德二年終于洛汭初笈多翻普樂經一十

五卷未及練覆值僞鄭淪廢不暇重修今卷部在京多明八相等事有沙門彥琮內外通照華梵並聞預叅傳譯偏承提誘以笈多遊履具歷名邦見聞陳述事逾前傳因著大隋西國傳一部凡十篇本傳一方物二時候三居處四國政五學教六禮儀七飲食八服章九寶貨十盛列山河國邑人物斯卽五天之良史亦乃三聖之宏圖故後漢西域傳云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者是也詞極綸綜廣如所述初開皇十三年廣州有僧行塔懺法以皮作帖子二枚書爲善惡兩字令人擲之得善者吉又行自撲法以爲

減罪而男女合雜妄承密行青州居士接響同行官司檢察謂是妖異其云此塔懺法依占察經自撰懺法依諸經中五體投地如太山崩特以奏聞乃敕內史侍郎李元操就大興善問諸大德有沙門法經彥琮等對云占察經見有兩卷首題菩提登在外國譯文似近代所出衆藏亦有寫而傳者檢勘羣錄並無正名及譯人時處塔懺與衆經復異不可依行敕因斷之時有秀才儒林郎侯白奉敕撰旌異傳一部二十卷多叙感應卽事亟涉弘演釋門者白字君素本相鄴人識敏機對揖崇臺省帝以多聞前古爰引賓

王觀國程器終於此職又有晉府祭酒徐同卿撰通命論兩卷卿以文學之富鏡達玄儒等教亦明三世因果但文言隱密先賢之所未辯故引經史正文會通運命歸於因果意在顯發儒宗助佛宣教導達羣品咸奔一趣蓋卿博識有據故能洞此幽求又有翻經學士涇陽劉弼撰內外旁通比較數法一卷弼學通玄素偏工數術每以前代翻度至於數法比例頗涉不同故演斯致其序略云世之道藝有淺有深人之稟學有疎有密故尋籌之用也則兼該大術其不思也則致惑三隅然東夏數法自有三等之差西天

所陳何無異端之例然則先譯諸經並以大千稱為百億言一由旬爲四十里依諸算計悉不相符竊疑翻傳之日彼此異音指擣之際於斯取失故衆經筭數之法與東夏相參十十變之旁通對衍庶擬翻譯之次執而辯惑既叅隸經誥故卽而敘之至開皇十五年文皇下敕令翻經諸僧撰衆經法式時有沙門彥琮等准的前錄結而成之一部十卷奏呈入內並見隋代費氏諸錄時有翻經學士成都費長房本預緇衣周朝從廢因俗博通妙精玄理開皇之譯卽預搜揚敕召入京從例修緝以列代經錄散落難收佛

法肇興年載蕪沒乃撰三寶錄一十五卷始於周莊之初上編甲子下錄年號并諸代所翻經部卷目軸別陳敘亟多條例然而瓦玉雜糅真僞難分得在通行闕於甄異錄成陳奏下敕行之所在流傳最爲該富矣

釋彥琮俗緣李氏趙郡柏人人也世號衣冠門稱甲族少而聰敏才藻清新識洞幽微情符水鏡遇物斯覽事罕再詳初投信都僧邊法師因試令誦須大孥經減七千言一日便了更誦大方等經數日亦度邊異之也至于十歲方許出家改名道江以慧聲洋溢

如江河之望也聽十地論榮譽流振州邑所推十二
在巖嵒山誦法華經不久尋究便遊鄴下因循講席
乃返鄉寺講無量壽經時太原王劭任趙郡佐寓居
寺宇聽而仰之友敬彌至齊武平之初年十有四西
入晉陽且講且聽雷爾道張汾朔名布通儒尚書敬
長瑜及朝秀盧思道元行恭邢恕等並高齊榮望欽
揖風猷同爲建齋講大智論親受披導歎所未聞及
齊后西幸晉陽延入宣德殿講仁王經國統僧都用
爲承奉聽徒二百竝是英髦帝親臨御筵文武咸侍
皇太后及以六宮同昇法會敕侍中高元海扶琮昇

座接待上下而神氣堅朗希世驚嗟析理開神咸遵
景仰十六遭父憂厭辭名聞遊歷篇章爰逮子史頗
存通閱右僕射楊休之與文林館諸賢交款情狎性
愛恬靜延而方造及初進具日次晡時戒本萬言誦
試兼了自爾專習律檢進討行科及周武平齊尋蒙
延入共談玄籍深會帝心敕預通道觀學士時年二
十有一與宇文愷等周代朝賢以大易老莊陪侍講
論江便外假俗衣內持法服更名彥琮武帝自纘道
書號無上祕要于時預霑綸綍特蒙收採至宣帝在
位每黷必累日通宵談論之際因潤以正法時漸融

泰頗懷嘉賞授禮部等官並不就與朝士王劭辛德源陸開明唐怡等情同琴瑟號爲文外玄友大象二年隋文作相佛法稍興便爲諸賢講釋般若大定九年正月沙門曇延等同舉奏度方蒙落髮時年二十有五至其年二月十三日高祖受禪改號開皇卽位講筵四時相繼長安道俗咸萃其塵因卽通會佛理邪正沾濡沐浴道者萬計又與陸彥師薛道衡劉善經孫萬壽等一代文宗著內典文會集又爲諸沙門撰唱導法皆改正舊體繁簡相半卽現傳習祖而行之開皇三年隋高幸道壇見畫老子化胡像大生怪異

敕集諸沙門道士共論其本又敕朝秀蘇威楊素何妥張賓等有叅玄理者詳計奏聞時琮預在此筵當掌言務試舉大綱未及指覈道士自述陳其矯詐因作辯教論明道教妖妄者有二十五條詞理援據宰輔褒賞其年西域經至卽敕翻譯旣副生願欣至泰然從駕東巡旋途并部時煬帝在蕃任總河北承風請謁延入高第親論往還允愜懸佇卽令住內堂講金光明勝鬘般若等經又奉別教撰修文疏契旨卓陳雅爲稱首又教任大興國寺爾後王之新詠舊敘恒令和之又遣蕭慤諸葛穎等羣賢迭往叅問談對

名理宗師有歸隋秦王俊作鎮太原又蒙延入安居
內第叙問殷篤琮別夜寐夢見黃色大人身長三丈
執玻瓈椀授云椀內是酒琮於夢中跪受之曰蒙賜
寶器非常荷恩但以酒本律禁未敢輒飲寤已莫知
其由及後王躬造觀音畫像張設內第身量所執宛
同前夢於是私慰素抱悲慶交并至十二年敕召入
京後掌翻譯任大興善厚供頻仍時文帝御寓盛弘
三寶每設大齋皆陳懺悔帝親執香鑪琮爲宣導暢
引國情恢張皇覽御必動容靖顧欣其曲盡深衷其
言誠感達如此類也煬帝時爲晉王於京師曲池施

營第林造日嚴寺降禮延請永使任之由是朝貴賢
明數增臨謁披會玄旨屢發信心然而東夏所貴文
頌爲先中天師表梵旨爲本琮乃專尋葉典日誦萬
言故大品法華維摩楞伽攝論十地等皆親傳梵書
受持讀誦每日闍閱要周乃止仁壽初年敕令送舍
利于并州時漢王諒於所治城隔內造寺仍置寶塔
今所謂開義寺是也琮初至塔所累日雲霧晦合及
至下晨時正當午雲開日耀天地清明便下舍利瘞
而藏之又感瑞雲夾日五色相間仁壽末年又奉敕
送舍利于復州方樂寺今名龍蓋寺也本基荒毀南

齊初立周廢積滅纔有餘址而處所顯敞堪置靈塔
令人治翦忽覺頭上痒悶因檢髮中獲舍利一粒形
如黍米光色鮮發兩斧試之上下俱陷而舍利不損
頻更椎打光色逾盛掘深七尺又獲塼藏銅銀諸合
香泥宛然但見清水滿合其底蹤跡似有舍利尋覓
不見方知髮中所獲乃是銀合所盛末又覓石造函
遍求不獲乃於竟陵縣界感得一石磨治旣了忽變
爲玉五色光潤內徹照見旁人又於石中現衆色像
引石向塔又感一鷲飛至函所自然馴狎隨石去住
初無相離雖見同羣了無顧盼逐去還來首尾十日

恒在輿所有人將至餘處便卽鳴叫飛翔踰院而入
及至埋訖便獨守塔繞旋而已又感塔所前池有諸
魚鼈並舉頭出水北望舍利琮便爲說法竟日方隱
又感塔所井水十五日間自然涌溢埋後乃止四月
八日雲滿上空正午將下收雲並盡惟餘塔上團圓
如蓋五色間錯映發日輪至藏舍利其雲乃散琮欣
感嘉瑞以狀奏聞帝大悅錄爲別記藏諸祕閣仁壽
二年下敕更令撰衆經目錄乃分爲五例謂單譯重
翻別生疑僞隨卷有位帝世盛行尋又下敕令撰西
域傳素所諳練周鏡目前分異訛錯深有徵舉故京

壤名達多尋正焉有王舍城沙門遠來謁帝事如後傳將還本國請舍利瑞圖經及國家祥瑞錄敕又令琮翻隋爲梵合成十卷賜諸西域琮以洽聞博達素所關心文章騰翥京輦推尚凡所新譯諸經及見講解大智釋論等並爲之序引又著沙門名義論別集五卷並詞理清簡後學師欽大業二年東都新治與諸沙門詣闕朝賀特被召入內禁叙故累宵談述治體呈示文頌其爲時主見知如此因卽下敕於洛陽上林園立翻經館以處之供給事隆倍逾關輔新平林邑所獲佛經合五百六十四夾一千三百五十餘

部並崑崙書多梨樹葉有敕送館付琮披覽并使編敘目錄以次漸翻乃撰爲五卷分爲七例所謂經律贊論方字雜書七也必用隋言以譯之則成二千二百餘卷敕又令裴矩共琮修續天竺記文義詳洽條貫有儀凡前後譯經合二十三部一百許卷制序述事備于經首素患虛冷發痢無時因卒于館春秋五十有四卽大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也俗緣哀悼歸葬柏人初大漸之晨形羸神爽問弟子曰齋時至未對曰未也還瞑目而卧如此再三乃廻身引頸向門視日齋時已至吾其終矣索水盥手焚香迎彌勒畫

像合掌諦觀開目閉目乃經三四如入禪定奄爾而終持續屬之方知已絕且琮神慧夙成彰於孩稚奉信貞恪松梓其心本師五臺山沙門道最最亦風采標映故琮不墜其門凡所遊習澹然獨靜雖經物忤曾無言及抑道從俗敕附文館屢逢光價能無會情斯乃立操虛宗遊情靡測講誦相沿初未休舍會夢入地獄頗見苦緣由念經佛等名蒙得解脫送往山樓之上尋又歷觀諸獄備覩同講名僧五苦加之具言其狀爲說十善良久方覺至後數年更夢前事由稱佛菩薩名又蒙放免高祖具聞敕琮錄出賜諸道

俗永爲警誡自爾專思罪累屏絕人事息意言筌行方等懺供給貧病晚以所誦梵經四千餘偈十三萬言七日一遍用爲常業然琮久叅傳譯妙體梵文此土羣師皆宗鳥迹至於音字詰訓罕得相符乃著辯正論以垂翻譯之式其辭曰彌天釋道安每稱譯胡爲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也一者胡言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經尚質秦人好文傳可衆心非文不合二失本也三者胡經委悉至於歎詠丁寧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繁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義說正似亂詞尋檢向語文無以異或一千或五百

今並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以合成將更芻及反騰前詞已乃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智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因時時俗有易而刪雅古以適今時一不易也愚智天隔聖人叵階乃欲以千載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送書今離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羅漢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是豈將不以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也涉茲五失經三不易譯胡爲秦詎可不慎乎正當以不關異言傳令知會通耳何復嫌於得失乎是乃未

所敢知也余觀道安法師獨稟神慧高振天才領袖先賢開通後學修經錄則法藏逾闡理衆儀則僧寶彌盛世稱印手菩薩豈虛也哉詳梵典之難易銓譯人之得失可謂洞入幽微能究深隱至於天竺字體悉曇聲例尋其雅論亦似開明舊喚彼方總名胡國安雖遠識未變常語胡本雜戎之胤梵唯真聖之苗根旣懸殊理無相濫不善諳悉多致雷同見有胡貌卽云梵種實是梵人漫云胡族莫分真僞良可哀哉語梵雖訛比胡猶別改爲梵學知非胡者竊以佛典之興本來西域譯經之起原自東京歷代轉昌迄茲

無墜久之流變稍疑虧動競逐澆波渺能迴覺討其
故事失在昔人至如五欲順情信是難棄三衣苦節
定非易忍割遺體之愛入道要門捨天性之親出家
恒務俗有可反之致忽然已反梵有可學之理何因
不學又且發蒙草創服膺章簡同鸚鵡之言放耶鄆
之步經營一字爲力至多歷覽數年其道方博乃能
包括今古網羅天地業似山丘志類淵海彼之梵法
大聖規謨略得章本通知體式研若有功解便無滯
匹於此域固不爲難難尚須求況其易也或以內執
人我外慚諮問枉令祕術曠隔神州靜言思之愍而

流涕向使法蘭歸漢僧會適吳士行佛念之儔智嚴
寶雲之末纔去俗衣尋教梵字亦霑僧數先披葉典
則應五天正語充布閭浮三轉妙音普流震旦人人
共解省翻譯之勞代代咸明除疑網之失於是舌根
恒淨心鏡彌朗藉此聞思永爲種性安之所述大啓
玄門其間曲細猶或未盡更憑正文助光遺迹粗開
要例則有十條字聲一句韻二問答三名義四經論
五歌頌六呪功七品題八專業九異本十各疎其相
廣文如論安公又云前人出經支讖世高審得故本
難繼者也羅叉支越斷鑿之巧者也竊以得本關質

斷巧由文舊以爲鑿今固非審握管之暇試復論之
先覺諸賢高名叅聖慧解深發功業弘啓創發玄路
早入空門辯不虛起義應雅合但佛教初流方音訛
會以斯譯彼仍恐難明無廢後生已承前哲梵書漸
播真宗稍演其所宣出竊謂分明聊因此言輒銓古
譯漢縱守本猶敢遙議魏雖在昔終欲懸討或繁或
簡理容未適時野時華例頗不定晉宋尚於談說爭
壞其淳秦涼重於文才尤從其質非無四五高德緝
之以道八九大經錄之以正自茲以後迭相祖述舊
典成法且可憲章展轉同見因循共寫莫問是非誰

窮始末僧鬘惟對面之物乃作華鬘安禪本合掌之
名例爲禪定如斯等類固亦衆矣留支洛邑義少加
新真諦陳時語多飾異若令梵師獨斷則微言罕革
筆人叅制則餘辭必混意者寧貴樸而近理不用巧
而背源儻見淳質請勿嫌煩昔日仰對尊顏瞻尚不
等親承妙吼聽猶有別諍論起迷豫昞涅槃之記部
黨興執懸著文殊之典雖二邊之義佛亦許可而兩
間之道比丘未允其致雙林早潛一味初損千聖同
志九旬共集雜碎之條尋訛本誠水鵠之頌俄舛昔
經一聖纔亡法門卽減千年已遠人心轉僞旣乏瀉

水之聞復寡懸河之說欲求冥會詎可得乎且儒學古文變猶紕繆世人今語傳尚參差況凡聖殊倫東西隔域難之又難論莫能盡必慤懃於三復靡造次於一言歲校則利有餘日計則功不足開大明而布範燭長夜而成務宣譯之業未可加也經不容易理藉名賢常思品藻終慚水鏡兼而取之所備者八誠心愛法志願益人不憚久時其備一也將踐覺場先牢戒足不染譏惡其備二也筌曉三藏義貫兩乘不苦闇滯其備三也旁涉墳史工綴典詞不過魯拙其備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其備五也耽

於道術澹於名利不欲高銜其備六也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墜彼學其備七也薄閱蒼雅粗諳篆隸不昧此文其備八也八者備矣方是得人三業必長其風靡絕若復精搜十步應見香草微收一用時遇良林雖往者而難儔庶來者而能繼法橋未斷夫復何言則延鎧之徒不迴隆於魏室護顯之輩豈偏盛于晉朝或曰一音遙說四生各解普被大慈咸蒙遠悟至若開源白馬則語逐洛陽發序赤烏則言隨建業未應強移此韻始符極旨要工披讀乃究玄宗遇本卽依真偽篤信案常無改世稱仰述誠在一心非關

四辯必令存梵詎是通方對曰談而不經勿慚博識學而無友退愧寡聞獨執管錘未該穹壤理絕名相彌難穿鑿在昔圓音之下神力冥加滿字之間利根迴契然今地殊王舍人異金口卽令懸解定知難會經旨若圓雅懷應合直餐梵響何待譯言本尚虧圓譯豈純實等非圓實不無疎近本固守音譯疑變意一向能守十例可明緣情判義誠所未敢若夫孝始孝終治家治國足宜至德堪弘要道況復淨名之勸發心善生之歸妙覺奚假落髮剪鬚苦違俗訓持衣捧鉢頓改世儀坐受僧號詳謂是理遙學梵章寧容

非法崇佛爲主羞討佛字之源紹釋爲宗恥尋釋語之趣空覩經業弗興敬仰忽見梵僧倒生侮慢退本追末吁可笑乎像運將窮斯法見續用茲紹繼誠可悲夫文多不載琮師尚宗據深究教源故章抄疏記諸無所及述製書論不敘丘墳著福田論僧官論慈悲論默語論鬼神錄通極論辯聖論通學論善知識錄等並賦詞弘贍精理通顯初所著通極者破世術諸儒不信因果執於教迹好生異端此論所宗佛理爲極言辯聖者明釋教宣真孔教弘俗論老子教不異俗儒靈寶等經則非儒攝言通學者勸引儒流遍

師孔釋令知內外備識俗真言善知識者是大因緣
登聖越凡不因善友無人達也門人行矩者卽琮兄
子爲立行記流之于世矩少隨琮學諮訓葉經東西
兩館並叅翻譯爲性頗屬文翰通覽墳索夙爲在僕
射房玄齡所知深見禮厚貞觀初奏敕追入旣達京
室將事翻傳遂疾而終不果開演鄉族流慟接柩趙
州所譯衆經具存餘錄

續高僧傳卷第二

音釋

跌

徒結切

萬俟

萬音木俟音其萬俟覆姓也

厝

倉故切厝安置也

髻

徒聊切

兒髻

齒

初觀切齒也

汩

儒稅切汩水也

囂

囂古亂切囂五刀切囂山名

也

綽

分勿切綽大索也

瘞

於計切瘞埋瘞也

刈

倪祭切刈芟刈也

邯鄲

邯鄲都寒切

邯鄲

趙地名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尹丹陽賀學易施貴刻
續高僧傳第二卷計字一萬零七百四十箇該
銀五兩五錢九分
武林釋如德對長洲丘義民書上元許一科刻
萬曆庚戌歲仲冬月徑山寂照庵識

爲中諦院啟

續高僧傳卷第三

唐釋道宣撰

譯經篇三

本傳
三人

唐京師勝光寺中天竺沙門波頗傳一

京師清禪寺沙門釋慧淨傳二

京師紀國寺沙門釋慧淨傳三

波羅頗迦羅蜜多羅此言作明知識或一云波頗此云光智中天竺人也本刹利王種姓刹利帝十歲出家隨師習學誦一洛又大乘經可十萬偈受具已後便學律藏薄通戒網心樂禪思又隨勝德修習定業

因循不捨經十二年未復南遊摩伽陀國那蘭陀寺
值戒賢論師盛弘十七地論因復聽採以此論中兼
明小教又誦一洛又偈小乘諸論波頗識度通敏器
宇冲邃博通內外研精大小傳燈教授同侶所推承
化門人般若因陀羅跋摩等學功樹勳深達義網今
見領徒本國匡化爲彼王臣之所欽重但以出家釋
子不滯一方六月一移任緣靡定承北狄貪勇未識
義方法藉人弘敢欲傳化乃與道俗十人展轉北行
達西面可汗葉護衙所以法訓曷曾未浹旬特爲戎
王深所信伏日給二十人料旦夕祇奉同侶道俗咸

被珍遇生福增敬日倍於前武德九年高平王出使
入蕃因與相見承此風化將事東歸而葉護君臣留
戀不許王卽奏聞下敕徵入乃與高平同來謁帝以
其年十二月達京敕任興善寺釋門英達莫不修造
自古教傳詞旨有所未喻者皆委其宗緒括其同異
內計外執指掌釋然徵問相讎披解無滯乃上簡聞
蒙引內見躬傳法理無爽對揚賜綵四十段并宮禁
新納一領所將五僧加料供給重賴慰問勞接殊倫
至三年三月上以諸有非樂物我皆空眷言真要無
過釋典流通之極豈尚翻傳下詔所司搜揚碩德備

經三教者一十九人於大興善創開傳譯沙門慧乘等證義沙門玄暮等譯語沙門慧願慧淨慧明法琳等綴文又敕上柱國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杜正倫叅助銓定光祿大夫太府卿蕭瑒總知監護百司供送四事豐華初譯寶星經後移勝光又譯般若燈大莊嚴論合三部三十五卷至六年冬勘閱既周繕寫云畢所司詳讀乃上聞奏下敕各寫十部散流海內仍賜頗物百段餘承譯僧有差束帛又敕太子庶子李伯藥制序具如論首波頗意在傳法情望若絃而當世盛德自私諸已有人云頗僥

倖時譽取馳於後故聚名達廢講經論斯未是弘通者時有沙門靈佳卓犖拔羣妙通機會對監護使具述事理云頗遠投東夏情乖名利欲使道流千載聲震上古昔符姚兩代翻經學士乃有三千今大唐譯人不過二十意在明德同證信非徒說後代昭奉無疑於今耳識者僉議攸同後遂不行時爲太子染患衆治無效下敕迎頗入內一百餘日親問承對不虧帝旨疾旣漸降辭出本寺賜綾帛等六十段并及时服十具頗誓傳法化不憚艱危遠度葱河來歸震旦經途所亘四萬有餘船賫梵本望並翻盡不言英彥

有隆綸言本志頽然雅懷莫訴因而構疾自知不救
分散衣資造諸淨業端坐觀佛遺表施身下敕特聽
尋爾而卒於勝光寺春秋六十有九東宮下令給二
十人輦屍坐送至于山所闇維旣了沙門玄暮收拾
餘骸爲之起塔於勝光寺在乘師塔東卽貞觀七年
四月六日也有識同嗟法輪輟軫四年之譯三泰獻
功掩抑慧燈望照惑累用茲弘道未敢有聞旣而人
喪法崩歸憊斯及伊我東鄙匪咎西賢悲夫

釋慧贖俗姓李荊州江陵人早悟非常神思鋒逸九
歲投本邑隱法師出家隱體其精爽異倫卽度爲沙

彌講授之暇誨以幽奧贖領牒玄理曾不再思執卷
誦文紙盈四十荆楚秀望欽而美之初從隱聽涅槃
法華後別聽三論皆剖析新奇抗擬標會開皇中年
住江陵寺大興法席羣師雲起道俗以贖嘉績夙成
咸欲觀其器略共請爲法王顧惟披導有旨因而踐
焉甫年十二創開涅槃比事吐詞義高常伯論難相
繼辯答泠然少長莫不緘心頌聲載路荊州刺史宜
龍公元壽聞其幼譽驚挺親駕謁焉素倍前聞大相
褒賞以事奏聞云希世卓秀者也登卽有詔令本州
備禮所在供送旣達京輦殊蒙慰引賜納僧伽梨并

衣一襲仍令住清禪寺從容法侶敦悅玄儒才藻屢
揚汲引無竭預有衣冠士族皆來展造門庭莫不讚
其洽聞博達機捷之謂也未厭斯煩梗思濟清神乃
從應禪師稟資心學掩關兩載情蹈諸門遂語默於
賢聖之間談授於經緯之理值隋氏云喪法事淪亡
道闕當年情欣棲靜以大業末歲移卜終南之高冠
嶺因巖構室踈素彤心會唐運勃興蒼生攸濟蹟不
滯物我來從帝城講誨暫揚傾都請道武德年內釋
侶云繁屢建法筵皆程氣宇時延興寺百座講仁王
經王公卿士並從盛集沙門吉藏爰豎論宗聲辯天

臨貴賤傾目蹟纔施銳責言清理詣思動幾神驚越
四部駭心百辟藏顧而歎曰非惟論辯難繼抑亦銀
鈎罕蹤今上在蕃親觀論府深相結納擬爲師友六
使來召令赴別第蹟以生名殺身之累由來有人退
讓餘詞一不聞命及貞觀開譯詔簡名僧衆以文筆
知名兼又統詳論旨乃任爲翻論之筆譯訖奏聞有
敕賜帛百疋衣服一具蹟又著論序曰般若燈論者
一名中論本有五百偈借燈爲名者無分別智有寂
照之功也舉中標目者鑑亡緣觀等離二邊也然則
燈本無心智也亡照法性平等中義在斯故寄論以

明之也若夫尋詮滯旨執俗迷真顛倒斷常之間造次有無之內守名喪實攀葉亾根者豈欲爾哉蓋有由矣請試陳之若乃構分別之因招虛妄之果惑累熏其內識惡友結其外緣致使慢慢聳崇山見深滄海患火難觸詞鋒罕當聞說有而快心聽談空而起謗六種偏執各謂非偏五百論師諍陳異論或將邪亂正或以偽齊真識似悟而翻迷教雖通而更壅可謂捐珠翫石棄寶負薪觀畫怖龍尋迹怯象愛好如此良可悲夫龍樹菩薩救世挺生呵嗜慾而發心閱深經而自鄙蒙獨尊之懸記然法炬於闇浮且其地越

初依功超伏位既窮一實且究二能佩兩印而定百家混三空而齊萬物點塵劫數歷試諸難悼彼羣迷故作斯論文玄旨妙破巧申工被之鈍根多生怯退有分別明菩薩者大乘法將體道居衷退覽真言爲其釋論開祕密藏賜如意珠略廣相成師資互顯至如自乘異執鬱起千端外道殊計紛然萬緒驢乘競馳於駕駟螢火爭耀於龍燭莫不標其品類顯厥師宗玉石旣分玄黃亦判西域染翰乃有數家考實析微此爲精詣若舍通本末有六千偈梵文如此翻則減之我皇帝神道邁於羲皇陶鑄侔於造化崇本息

末無爲太平守母存子不言而治以爲聖教東流年淹數百而億象所負闕者猶多希聞未聞勞於寤寐中天竺國三藏法師波頗蜜多羅學兼半滿博綜羣詮喪我怡神搜玄養性遊方在念利物爲懷故能附棧傳身舉烟命伴冒氷霜而越葱嶺犯風熱而度沙河時積五年途經四萬以大唐貞觀元年頂戴梵文至止京輦昔秦徵童壽苦用戎兵漢請摩騰遠勞蕃使詎若方茲感應道契冥符家國休祥德人爰降有司奏見殊悅帝心敕任興善勝光卽傳新經之始仍召義學沙門及王公宰輔對翻此論研覈幽旨去華

存實目擊則欣其會理函丈則究其是非文雖定而覆詳義乃明而重審歲在訛訛檢勘云畢其爲論也觀明中道而存中失觀空顯第一而得一乖空然司南之車本示迷者照膽之鏡爲鑑邪人無邪則鏡無所施不迷則車不爲用斯論被申其猶此矣雖復斥內遮外盡妄竊真而存乎妙存破如可破蕩蕩焉恢恢焉迎之靡測其源順之罔知其末信是瑩心神之砥礪越溟險之舟輿駭昏識之雷霆照幽塗之日月者矣此土先有中論四卷本偈大同賓頭盧伽爲之注解晦其部執學者昧焉此論旣興可爲龜鏡庶明

達君子詳而味之序成未卽聞上帝敕祕書監虞世
南作序見贖之所製嘆嗟無以加焉因奏聞上仍以
序列於卷首所在傳寫緘于經藏以貞觀十年四月
六日終於所任春秋五十有七葬於京郊之東列隧
立碑頌其芳德太常博士褚亮爲文自贖之知道倫
等崇其辯機時俗以擬慧乘固爲篤論詞注難窮無
施不遂講華嚴大品涅槃大智度攝大乘及中百諸
論皆詮釋章部決滯有聞又誦涅槃法華竟文淳美
時爲衆述清嘯動神又抽減什物用寫藏經尋閱纔
止便修虔奉又善導達衆首舒暢物情爲諸文雄之

所稱敘特明古迹偏曉書畫京華士子屢陳真僞皆
資其口實定其人世文章詞體頗預能流草隸筆功
名流臺府每有官供勝集必召而處其中公卿執紙
請書填赴贖隨紙賦筆飛驟如風藻蔚雄態綺華豐
富故在所流著耽玩極多懸諸屏障或銘座右詠集
八卷行世

釋慧淨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也家世儒宗鄉邦稱
美淨卽隋朝國子博士徽遠之猶子也生知天挺雅
懷篇什風格標峻器宇冲邈年在弱歲早習丘墳便
曉文頌榮冠閭里十四出家志業弘遠日頌八千餘

言總持詞義罕有其比遊聽講肆諮質碩疑徵究幽微每臻玄極聽大智度及餘經部神彩孤拔見聞驚異有志念論師馳名東夏時號窮小乘之巖穴也乃從聽習雜心婆沙學周兩遍文義精通根葉搜求務括清致由是嘉聲遠布學徒欽屬開皇之末來儀帝城屢折重關更馳名譽大業初歲因尋古迹至於槐里遇始平令楊宏集諸道俗於智藏寺欲令道士先開道經于時法侶雖殷無敢抗者淨聞而謂曰明府盛結四部銓衡兩教竊有未論請諮所疑何者賓主之禮自有常倫其猶冠履不可顛倒豈於佛寺而令

道先爲主乎明府教義有序請不墜續令曰有旨哉幾誤諸後卽令僧居先座得無辱矣有道士于永通頗挾時譽令懷所重次立義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令卽命言申論仍曰法師必須詞理切對不得犯平頭上尾于時令冠平帽淨因戲曰貧道旣不冠帽寧犯平頭令曰若不犯平頭當犯上尾淨曰貧道脫屣昇座自可上而無尾明府解巾冠帽可謂尾而無頭今有覩容淨因問通曰有物混成爲體一故混爲體異故混若體一故混正混之時已自成一則一非道生若體異故混未混之時已

自成二則二非一起先生道冠餘列請爲稽疑於是通遂茫然忸怩無對淨曰先生旣能開關延敵正當鼓怒餘勇安得事如桃李更生荆棘仍顧令曰明府旣爲道助何以救之令遂赧然爾後頻有援救皆應機偃仆罔非覆軌自爾大小雙玩研味逾深注述之餘尋繹無暇却掃閑室總略舊宗續述雜心玄文爲三十卷包括羣典籠罩古今四遠英猷皆叅沉隱末又以俱舍所譯詞旨宏富雖有陳迹未盡研求乃無師獨悟思擇名理爲之文疏三十餘卷遂使經部妙義接紐明時屬實正宗傳芳季緒學士潁川庾初孫

請註金剛般若乃爲釋文舉義鬱爲盛作窮真俗之教源盡大乘之祕要遐邇流布書寫誦持文學詞林傳諸心口聲績相美接肩恒聞太常博士褚亮英藻清拔名譽早聞欽此芳猷爲之序引其詞曰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因習改性與慮遷然則達鑒窮覽皎乎先覺炳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昇彼岸與夫輪轉萬劫蓋染六塵流遁以徇無涯躊躇而趨捷徑不同日而言也潁川庾初孫早弘篤信以爲般若所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住之宗極出乎心慮之表絕於言像之外是以結髮受持多歷年所

雖妙音演說成誦不虧而靈源邃湛或有未悟嗟迷
林之弗遠睠砥途而太息屬有慧淨法師博通奧義
辯同炙輠理究連環庾生入室斫幾伏膺善誘乘此
誓願仍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衢罇自滿上憑神應
之道俯盡心機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日舊疑
渙焉氷釋今茲妙義朗若霞開爲像法之梁棟變羣
生之耳目辭峰秀上映鷲岳而相高言泉激壯赴龍
宮而競遠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閱賢智才兼
優洽精該睿旨罕見其人今則妙門重闡藉甚當世
相此玄宗鬱爲稱首歲維闌茂始創懷袖月躔仲呂

爰茲絕筆緇俗攸仰軒蓋成陰扣鍾隨其大小鳴劒
發其光彩一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涉波瀾通相傳授
方且顧蔑林遠俯視安生獨步高衢對揚正法遼東
眞本望懸金而不刊指南所寄藏羣玉而無朽豈不
盛哉豈不盛哉武德初歲時爲三府官僚上下咸集
延興京城大德競陳言論有清禪法師立破空義聲
色奮發厲逸當時相府記室王敬業啓上曰登座法
師義鋒難對非紀國慧淨無以挫其銳者卽令對論
淨曰今在英雄之側厠龍象之間奉對上人難爲高
論雖然敢藉歛秋霜之威布春雨之澤使慧淨諮質

小疑令法師揄揚大慧豈非佛法之盛哉因問曰未審破空空有何破答曰以空破空非以有破難曰執空爲病還以空破是則執有爲病還以有除覆却往還遂無以解貞觀二年新經既至將事傳譯下敕所司搜選名德淨當斯集筆受大莊嚴論詞旨深妙曲盡梵言宗本旣成并續文疏爲三十卷義冠古今英聲藉甚三藏法師對僕射房玄齡鴻臚唐儉庶子杜正倫于志寧撫淨背而歎曰此乃東方菩薩也自非精爽天拔何以致斯言之極哉甚爲異域見欽如此至貞觀十年本寺開講王公宰輔才辯有聲者莫不

畢集時以爲榮望也京輔停輪盛言陳抗皆稱機判委綽有餘逸黃巾蔡子晃秦世英道門之秀纔伸論擊因遂徵求自覆義端失其宗緒淨乃安詞調引晃等飲氣而旋合坐解頤貴識同美爾後專當法匠結衆敷弘標放明穆聲懋臺府梁國公房玄齡求爲法友義結俗兄晨夕叅謁躬盡虔敬四事供給備展翹誠淨體斯榮問忘身爲法又撰法華經續述十卷勝鬘仁王般若温室孟蘭盆上下生各出要續盛行於世並文義綺密高彥推之故其每有弘通光揚佛日緇素雲踊慶所洽聞于時大法廣弘充溢天壤頗亦

淨之功也然末代所學庸淺者多若不關外則言無
所厝如能摧伏異道必以此學爲初每以一分之功
遊心文史讚引成務兼濟其神而性慕風流情寄仁
厚泛愛爲心忘已接物舒寫言晤終日無疲故使遠
近聞風叅請填委皆應變接敘神悅而歸或筆賦緣
情觸興斯舉留連旬日動成文會和琳法師初春法
集之作曰驚嶺光前選祇園表昔恭哲人崇踵武弘
道會羣龍高座登蓮葉塵尾振霜松塵飛揚雅梵風
度引踈鐘靜言澄義海發論上詞鋒心虛道易合跡
廣席難重和風動淑氣麗日啓時雍高才揆雅什顧

已濫朋從因茲仰積善靈華庶可逢又與英才言聚
賦得昇天行詩曰馭風過閬苑控鶴下瀛洲欲採三
芝秀先從千仞遊駕鳳吟虛管乘槎頽淺流汎齡一
已駐方驗大椿秋又和盧贊府遊紀國道場詩曰日
光通漢室星彩晦周朝法城從此構香閣本岩堯珠
盤仰承露剝鳳俯摩霄落照侵虛牖長虹拖跨橋高
才暫騁日雲藻遂飄颻欲追千里驥終是謝連鑣又
於冬日普光寺卧疾值雪簡諸舊遊詩曰卧痾苦留
滯闢戶望遙天寒雲舒復卷落雪斷還連凝華照書
閣飛素婉琴絃迴飄洛神賦皎映齊紈篇縈階如鶴

舞拂樹似花鮮徒賞豐年瑞沉憂終自憐於是帝朝
宰貴趙公燕公以下名臣和繫將百許首中書舍人
李義府文苑之英秀者也美之不已爲詩序云由斯
聲唱更高玄儒屬目翰林文士推承冠絕競述新製
請摘瑕累淨以人之作者嗟非奇挺乃搜採近代藻
銳者撰詩英華一奏十卷識者懷鉛採其冠冕吳王
諮議劉孝孫文才翹跋爲之序曰釋教之爲義也大
矣哉智識所不能名言視聽所不得聞見馬鳴龍樹
弘聖旨於前慧遠道安闡微言於後至於紹高蹤而
孤引踵逸軌以遐征誰之謂歟慧淨法師卽其人矣

法師淳和稟氣川岳降精神解內融心幾外朗髫年
對日卽歲叅玄擢本森稍干雲階乎尺木長瀾淼漫
浴日導乎蒙泉而慧炬夙明禪枝早茂臨閱川而軫
慮聽定水以怡神慨彼勞生悟茲常樂三乘奧義渙
矣水消二諦法門怡然理順俄而發軔東夏杖錫西
秦至於講肆法筵聆嘉聲而響赴剖疑析滯服高義
而景從明鏡屢照而不疲鴻鐘待扣而斯應窮涯盈
量虛往實歸誠佛法之棟梁僧徒之領袖者也余昔
遊京輦得伸景慕寥寥淨域披雲而見光景落落閑
居入室而生虛白法師導余以實際誘余以真如挹

海不知其淺深學山徒仰其峻極嘗以法師敷演之暇商榷翰林若乃園柳天榆之篇阿閣綺窓之詠魏王北上陳思南國嗣宗之賦明月彭澤之摘微雨逮乎顏謝揆藻任沈適文足以理會入音言諧四始咸遞相祖述鬱爲龜鏡豈獨光於曩代而無繼軌者乎近世文人才華間出周武帝震彼雄圖削平漳滏隋高祖韞茲英略龕定江淮混一車書大開學校溫邢譽高於東夏徐庾價重於南荆王司空孤秀一時沈恭子標奇絕代凡此英彥安可闕如自參墟啓祚重光景曜大弘文德道冠前王邁軸之士風趣林壑之

賓雲集故能抑揚漢微孕育曹丕文雅鬱興於茲爲盛余雖不敏竊有志焉旣而舟壑潛移悼陵谷而遷貿居諸易晚惻人世之難常固請法師薨迴清鑒採摭詞什耘翦繁蕪蓋君子不常矜莊刪詩未爲斯玷自劉廷尉所撰詩苑之後纂而續焉潁川庾初孫學該墳素行齊顏閔京兆韋山甫耿介有奇節弋獵綜羣言與法師周旋情踰膠漆親斯盛事咸共贊成生也有涯庾侯長逝永言怛化不覺流襟頃觀其遺文久爲陳迹今亦次乎汗簡貽諸後昆法師式遵舊章纂斯鴻烈余聊因暇日敬述芳猷俾郢唱楚謠同管

絃而播響春華秋實與天地而長存遂使七貴揖其嘉猷五衆欣其慧識凡預能流家藏一本自爾國家盛集必預前驅每入王宮頻登上席簡在帝心羣官攸敬皇儲久餐德素乃以貞觀十三年集諸宮臣及三教學士於弘文殿延淨開闡法華道士蔡晃講道論好獨秀高宗下令遣與抗論晃卽整容問曰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來入定徵瑞放光現奇動地雨花假遠開近爲破二之洪基作明一之由漸故爲序也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序最居先故稱第一晃曰第者弟也爲弟則不得稱一言一則不得

稱第兩字矛盾何以會通淨曰向不云乎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先生旣不領前宗而謬陳後難使是自難何成難人晃曰言不領者請爲重釋淨啓令曰昔有二人一名蛇奴道帚忘掃一名身子一聞千解然則蛇奴再聞不悟身子一唱便領此非授道不明但是納法非俊晃曰法師言不出脣何所可領淨曰菩薩說法聲震十方道士在坐如迷如醉豈直形體聾瞶其智抑亦有之晃曰野干說法何由可聞淨曰天宮嚴衛理絕獸蹤道士竟迷謂人爲畜時有國子祭酒孔穎達心存道黨潛扇蠅言曰佛家無諍法師何以

構斯淨啓令曰如來存日已有斯事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平何謂平等佛謂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卽我平也而今亦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卽淨無諍也于時皇儲語祭酒曰君既讓說真爲道黨淨啓令曰慧淨常聞君子不黨其知祭酒亦黨乎皇儲怡然大笑合座歡踊令曰不徒法樂以至於斯故淨之樞機三教發悟一斯類也頻入宮闈與道抗論談柄暫擣四坐驚懾蔡晃等既是道門鋒領屢逢挫拉心聲俱靡皇儲目矚淨之神銳難加也乃

請爲普光寺任下令曰紀國寺上座慧淨法師名稱高遠行業著聞綱紀伽藍必有弘益請知寺任淨以弘宣爲務樂於寂止雖蒙榮告情所未安乃委固辭不蒙允許慨斯恩迫致啓謝曰伏奉恩令以慧淨爲普光寺主仍知本寺上座事奉旨驚惶罔知攸措但慧淨不揆庸短少專經論用心過分因構沉痾暨犬馬齒隆衰弊日甚賴全生納養僅時敷說磨鈍策蹇濫被吹嘘至於提頓綱維由來未悟整齊僧衆素所不閑恩遣曳此庸衰總彼殷務竊悲魚鹿異處失燥濕之宜方圓改質垂任物之性旣情不逮事實迫於

心撫躬驚惕不遑啓處然恩旨隆渥罔敢辭讓謹以謝聞伏增戰悚令答曰忽辱來書甚以傾慰三復之後自覺欣然竊聞如來雖迹起人間而道籠天外神功妙力不可思議寂爾無爲則言語道斷湛然常住則心行處滅但爲衆生煩惱漂沒愛河得不大拯橫流令登彼岸故出入三界昇降六天經營十方良爲於此若夫鹿園福地鷲嶺靈山灑甘露於禪林轉法輪於淨域付囑菩薩濟拔黔黎然後放光面門滅影雙樹寶船雖沒遺教猶存卽是如來法身無有異也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遠有彌勒文殊親承音旨近

則圖澄羅什發明經教五百一賢信非徒說千里一遇蓋匪虛言法師昔在俗緣門稱通德飛纓東序鳴玉上庠故得垂裕後昆傳芳猶子嘗以詩稱三百不離於苦空典禮三千未免於生滅故發弘誓願迴向菩提落彼兩髦披茲三服至如大乘小乘之偈廣說略說之文十誦僧祇八部般若天親無著之論法門句義之談皆剖判曾懷激揚清濁至於光臨講座開置法筵精義入神隨類俱解寫懸河之辯動連環之辭碧雞譽於漢臣白馬稱於傲吏以今方古彼復何人所以仰請法師爲普光寺主兼知紀國寺上座事

又聞若獨善之心有限則濟物之理不弘彼我之意
未忘則他自之情不坦且普光紀國俱是道場舊住
新居有何差別法師來狀云魚鹿易處失燥濕之宜
斯乃意在謙虛假稱珍怪昔聞流水長者遂能救十
千之魚曠野獵師豈得害三歸之鹿但使筌蹄不用
則言象自忘淨又謝曰重蒙令旨恩渥載隆追深悚
忤但慧淨學慚照雪解愧傳燈濫叨榮幸坐致非望
復蒙垂茲神翰播斯弘誘文麗辰象調諧金石加以
恩兼道俗澤總存亡獎進高深譬超山海循環百遍
悲喜交懷徒知銘感豈陳螢露頻煩曲降顧已多慚

謹以狀聞月增怵惕登又下令與普光寺衆曰蓋聞
正法沒於西域像教被於東華古往今來多歷年所
而難陀迦葉馬鳴龍樹旣同瓶瀉有若燈傳故得妙
旨微言垂文見意是以三十二相遍滿人天十二部
經敷揚刹土由其路者則高騁四衢之上迷其塗者
則輪迴六趣之中理窟法門玄宗祕藏非天下之至
蹟孰能與於此乎皇帝以神道設教利益羣生故普
建仁祠紹隆正覺卜茲勝地立此伽藍請赤縣之名
僧徵帝城之上首山林之士擁錫來遊朝廷之賓撫
衣趨座義筵濟濟法侶詵詵寔聚落之福田黔黎之

壽域加以叢楹疊櫺寶塔華臺洪鐘扣而弗誼清梵
唱而逾靜若夫盧舍那佛坐普光法堂靈相歲凝神
變矜饗以今方古闇與冥符名器之間豈容虛立然
僧徒結集須有綱紀詢諸大衆罕值其人積日搜揚
頗有僉議咸云紀國寺上座慧淨自性清淨本來有
之風神秀徹非適今也至於龍宮寶藏象力尊經皆
挺自生知無師獨悟豈止四諦一乘之說七處八會
之談要其指歸得其真趣而已固亦滌除玄覽老氏
之至言潔靜精微宣尼之妙義莫不窮理盡性尋根
討源其德行也如彼其學業也如此今請爲普光寺

王仍知本寺事法師比者逡巡靜退不肯降重殷勤
苦請方始尅從但菩薩之家體尚和合若得無諍三
昧自然永離十纏亦願合寺諸師共弘此意其迎請
之禮任依僧法又令所司建講設齋并請法師廣開
義理淨以寮案大集光榮一旦非夫經力何以致斯
乃創開法華未陳大論英達高勝擁萃門筵故能接
誘玄素撫承學識傳詞馳論大響嘉猷縱達清言光
前絕後太子中舍辛誦學該文史傲誕自矜題章著
翰莫敢當擬預有殺青誦必裂之於地謂僧中之無
人也淨憤斯輕侮乃裁論擬之文云紀國寺釋慧淨

敬酬東宮辛中舍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旨贍文華
驚心眩目辯超炙輶理跨連環幽難勃以縱橫揆藻
紛其駱驛映雲霞而比爛叶金石以相諧綯矣文章
冲乎探賾非夫哲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
輕持不敏敢述朝聞豈曰稽疑寧酬客難也來論云
一音演說各隨類解喚動衆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陀
之與先覺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
覺若非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矣哉斯舉也
深固幽遠杳冥難測吾子爲信乎爲疑乎其信也豈
不然乎哉其疑也豈不深乎哉然則下士不笑不足

以爲道淺智不謫不足以爲深仰度高明固無笑謫
矣但其言濩落理涉嫌疑今當爲子略陳梗槩若乃
問同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垂理堂堂於釋教
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答殊此例旣昇彼並
自沒如其未喻更爲提撕夫以住無所住萬善所以
兼修爲無不爲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
守雖泠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
旣辯百難斯滯來論云必謂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
音各解乃翫空談答曰誠如來旨亦須分別竊以逍
遙一也鵬鷖不可齊乎九萬榮枯同也椿菌不可齊

乎八千而況燿火之倖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以分
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毫一其小大彭殤
均其壽夭廷楹亂其橫豎施厲混其妍媸斯由相待
不定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封非謂未始無物
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子忘分別即余忘分別矣
君子劇談幸無謔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
深可慎哉來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復心有待資
氣涉未然則我淨受於熏修慧定成於繕刻答曰無
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
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熏修以成淨美

惡更代非繕刻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
乎中觀鬱乎宗也談乎妙也斯實莊釋玄同東西理
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來論云續鳧截鶴庸
詎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
熏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羨於短長業理資
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疑沉冥難曉幽求
之士淪惑罔息至若道圓四果尚昧衣珠位隆十地
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自非鑒鏡
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究幽微貧道藉以
受業家門朋從是寄希能擇善敢進芻蕘如或鏗然

願詳金牒矣於是廊廟貴達咸仰高風人藏一本絨
諸懷袖同聚談宴以爲言先辛侯由茲頂戴頓祛邪
網帝里榮勝望日披雲各撤金帛樹興來福沙門法
琳包括經史擣揆昔聞承破邪疑乃致書曰近覽所
報辛中舍析疑論詞義包舉比喻超絕璀璨眩離朱
之目鏗鏘駭師曠之耳固以妙盡寰中事殫辯囿譬
玉衡之齊七政猶溟海之統百川煥煥乎巍巍乎言
過視聽之外理出思議之表足可杜諸見之門開得
意之路者也至如任無所任兼修之義在焉爲無不
爲齊應之功弘矣將令守雌顏厚獨善覲容乃理異

之顯哉豈玄同之可得夫立像以表意得意則像忘
若忘其所忘則彼此之情斯泯非忘其不忘小大之
殊有異是知日月旣出無用燭火之光時雨旣降何
煩浸灌之澤故云彼此可忘非無此也茲吾去也因
故去而辯無常新吾來也藉新來以談緣起非新非
故熏修之義莫成無繕無尅美惡之功孰著蓋以生
滅破彼斷常之迷寄因果示其中觀之路斷常見息
則弱喪同歸中觀理融則真如自顯或談業理以明
熏習乍開報分以釋自然意出情端旨超文外報分
有在鳬鶴自忘其短長業理相因草蜂各任其飛化

可謂於無名相中假名相說體真會俗豈不然歟詳
中舍天挺之才未等若人盡理之說子期可慚於喪
偶顏生有媿其坐忘可以息去取之兩端泯顛沛之
一致楚旣得之齊亦未爲失也法師博物不羣智思
無限當今獨步卽日梁棟旣爲衆所知識實亦名稱
普聞加以累謁金門頻登上席扇玄風於鶴籥振法
鼓於龍樓七貴挹其波瀾五師推其神雋旣聳垂天
之翼又縱橫海之鱗支遁之匹王何寧堪並駕帛祖
之方嵇阮未足連衡用古儔今右有之矣琳謝病南
山棲心幽谷非出非處蕩慮於尺雲無見無聞寄情

於泉石偶觀名作實遣繁憂乍瞻瓊章用祛痼疾徘徊吟諷循環卷舒蘊畜懷袖之中不覺紙勞字故略
申片意謹此白書其所著述賦詞爲諸道賢稱美如此及貞觀十九年更崇翻譯所司簡約又無聯類下
詔追赴謝病乃止今春秋六十有八聲聞轉高心疾時動或停法雨暫有登臨雲屯學館義侶則掇其冠
冕文句則定其短長詞彩則揭其精華音韻則響其諧調神氣高爽足引懦夫牆宇崇深彌開廉士斯並
自敘而卽筆故不盡其纖隱三也

續高僧傳卷第三

音釋

爲本了院

犖

力角切卓也闕苦充切

杙

與職切

忸

忸

忸

忸

忸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續高僧傳卷第四上

唐釋道宣撰

譯經篇四

本傳

唐京師大慈恩寺釋玄奘傳一

京師大慈恩寺梵僧那提傳二

釋玄奘本名裨姓陳氏漢太丘仲弓之後也子孫徙於河南故今爲洛州緱氏人焉祖康北齊國子博士父惠早通經術長八尺明眉目拜江陵令解纓而退卽大業年識者以爲尅終隱淪之候故也兄素出家卽長捷法師也容貌堂堂儀局瓌秀講釋經義聯班

羣伍任東都淨土寺以焚少罹窮酷攜以將之日授
精理旁兼巧論年十一誦維摩法華東都恒度便預
其次自爾卓然梗正不偶時流口誦目緣略無閑缺
覩諸沙彌劇談掉戲英曰經不云乎夫出家者爲無
爲法豈復恒爲兒戲可謂徒喪百年且思齊之懷尚
鄙而不取拔萃出類故復形在言前耳時東都慧日
盛弘法席涅槃攝論輪馳相係每恒聽受昏明思擇
僧徒異其欣奉美其風素愛敬之至師友叅榮大衆
重其學功弘開役務時年十五與兄任淨土寺由是
專門受業聲望逾遠大業餘曆兵饑交買法食兩緣

投庇無所承沙門道基化開井絡法俗欽仰乃與兄
從之行達長安任莊嚴寺又非本望西踰劒閣旣達
蜀都卽而聽受阿毗曇論一聞不忘見稱昔人隨言
鏡理又高倫等至於婆沙廣論雜心玄義莫不鑿窮
巖穴條疏本幹然此論東被弘唱極繁章鈔異同計
逾數十皆蘊結胷府聞持自然至於得喪筌旨而能
引用無滯時皆訝其憶念之力終古罕類也基每顧
而歎曰余少遊講肆多矣未見少年神悟若斯人也
席中聽侶僉號英雄四方多難總歸綿益相與稱讚
逸口傳聲又僧景攝論道振延世號難加人推精

覈皆師承宗據隅奧明銓昔來攝論十二住義中表
銷釋十有二家講次誦持率多昏漠而焚初聞記錄
片無差舛登座敘引曾不再緣須便爲述狀逾宿構
如斯甚衆不可殫言武德五年二十有一爲諸學府
雄伯沙門講揚心論不窺文相而涌注無窮時曰神
人不神何能此也晚與兄俱住益南空慧寺私自惟
曰學貴經遠義重䟽通鑽仰一方未成探賸有沙門
道深體悟成實學稱包富控權敷化振綱趙邦憤發
內心將捐巴蜀捷深知其遠量也情願勤勤每勸勉
之而正意已行誓無返面遂乃假緣告別間行江峽

經途所及荆揚等州訪逮道隣莫知歸詣便北達深
所委叅勇鎧素襲嘉問縱洽無遺終始十月資承略
盡時燕趙學侶相顧逢秋後發前至抑斯人也沙門
慧休道聲高邈行解相當夸卑古今獨據鄴中昌言
傳授詞鋒所指海內高尚又往從焉不面生來相逢
若舊去師資禮事等法朋偏爲獨講雜心攝論指摘
纖隱曲示綱猷相續八月領酬無斃休又驚異絕歎
撫掌而嗟曰希世若人爾其是也沙門道岳宗師俱
舍闡弘有部包籠領袖吞納喉襟揚業帝城來儀羣
學乃又從焉創迹京都詮途義苑沙門法常一時之

最經綸教悟其徒如林奘乃一舉十問皆陳幽奧坐
中杞梓拔思未聞由是馳譽道流擅聲日下沙門僧
辯法輪論士機慧是長命來連坐吾之徒也但爲俱
舍一論昔所未聞因爾服膺曉夕諮請岳審其殷至
慧悟霞明樂說不窮任其索隱覃思研採晬周究竟
沙門玄會匠剖涅槃刪補舊疏更張琴瑟承斯令問
親位席端諮質遲疑渙然祛滯僕射宋公蕭瑀敬其
脫穎奏任莊嚴然非本志情棲物表乃又惟曰余周
流吳蜀爰逮趙魏未及周秦預有講筵率皆登踐已
布之言令雖蘊胷襟未吐之詞宗解籤無地若不輕

生殉命誓往華胥何能具覲成言用通神解一覲明
法了義真文要返東華傳揚聖化則先賢高勝豈決
疑於彌勒後進鋒穎寧輟想於瑜伽耶時年二十九
也遂厲然獨舉詣闕陳表有司不爲通引頓述京輦
廣就諸蕃遍學書語行坐尋授數日傳通側席面西
思聞機候會貞觀三年時遭霜儉下敕道俗隨豐四
出幸因斯際徑往姑臧漸至燉煌路由天塞裹糧弔
影前望悠然但見平沙絕無人徑迴遑委命任業而
前展轉因循達高昌境初奘在涼州講揚經論華夷
士庶盛集歸崇商客通傳預聞蕃域高昌王麴文泰

得信佛經復承樊告將遊西鄙恒置郵駟境次相迎
忽聞行達通夕立候王母妃屬執炬殿前見樊苦辛
備言意故合宮下淚驚異希有延留夏坐長請開弘
王命爲弟母命爲子殊禮厚供日時恒致乃爲講仁
王等經及諸機教道俗係戀並願長留樊曰本欲通
開大化遠被家國不辭賤命忍死西奔若如來語一
滯此方非唯自虧發足亦恐都爲法障乃不食二日
僉見極意無敢措言王母曰今與法師一遇並是往
業因緣脫得果心東返願重垂誠誥遂與樊手傳香
信誓爲母子麴氏流淚執足而別仍敕殿中侍郎賈

綾帛五百疋書二十四封并給從騎六十人送至突
厥葉護牙所以大雪山北六十餘國皆其部統故重
遣遣樊開前路也初至牙所信物倍多異於恒度謂
是親弟具以情告終所不信可汗重其賄賂遣騎前
告所部諸國但有各僧勝地必令樊到於是連騎數
十盛若皇華中途經國道次叅候供給頓具倍勝於
初自高昌至於鐵門凡經一十六國人物優劣奉信
淳疎具諸圖傳其鐵門也卽鐵門關漢之西屏入山
五百旁無異路一道南出險絕人物左右石壁竦立
千仞色相如鐵故因號焉見漢門扉一豎一卧外鐵

裹木加懸諸鈴必掩此關寔惟天固南出斯門土田
溫沃花果榮茂地名都貨羅也縱千餘里廣三千餘
東拒葱嶺西接波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
中境西流卽經所謂博叉河也其境自分爲二十七
國各有君長信重佛教僧以十二月十六日安居坐
其春分以斯時濕熱雨多故也又前經國凡度十三
至縛喝國土地華博時俗號爲小王舍城國近葉護
南牙也突厥常法夏居北野花草繁茂放牧爲勝冬
處山中用遮寒厲故有兩牙王都城外西南寺中有
佛澡罐可容斗許及佛掃帚并以佛牙守護莊嚴殆

難瞻覩裝爲國使躬事頂戴西北不遠有提謂波利
兩城建塔表靈卽爰初道成獻麁長者之本邑髮爪
塔也又東南行大雪山中七百餘里至梵衍國僧有
數千學出世部王城北山有立石像高百五十尺城
東卧佛長千餘尺並精舍重接金寶莊校晃曜人目
見者稱歎又有佛齒舍利劫初緣覺齒長五寸許金
輪王齒長三寸許并商那和修鉢及九條衣絳色猶
存又東山行至迦畢試國奉信彌勝僧有六千多大
乘學其王歲造銀像高丈八延請遐邇廣樹名壇國
有如來爲菩薩時齒長可寸餘又有其髮引長尺餘

放還螺旋自斯地北民雜胡戎制服威儀不叅大夏
名爲邊國蜜利車類唐言譯之垢濁種也又東七百
至濫波國卽印度之北境矣言印度者卽天竺之正
名猶身毒賢豆之訛號耳論其境也北背雪山三垂
大海地形南狹如月上弦川平廣行周九萬里七十
餘國依止其中時或乖分略地爲國今則盡三海際
同一王命又東雪山那伽羅曷國卽布髮掩泥之故
地詳諸經相意有疑焉何則尋討本事乃在賢劫已
前蓮花定光名殊三佛旣非同劫類被火災何得故
處今猶泥濕若以爲虛佛非妄語如彼諸師各陳異

解有論者言此實本地佛非妄也雖經劫壞本空之
處願力莊嚴如因事也並是如來流化斯迹常存不
足怪矣故其勝地左則標樹諸窣堵波卽靈塔之正
名猶偷婆斗藪婆之訛號耳阿育王者此號無憂恨
不覩佛興諸感戀繼是聖迹皆起銘記故於此處爲
建石塔高三十餘丈又有石壁佛影蹈迹衆相皆豎
標記並如前也

城南不遠醯羅城中有佛頂骨周尺二寸其相仰平
形如天蓋佛髑髏蓋如荷葉盤佛眼圓精狀如柰許
澄淨皎然有佛大衣其色黃赤佛之錫杖以鐵爲環

紫檀爲笥此五聖迹同在一城固守之務如傳國寶
北近突厥昔經侵奪雖至所在還潛本處斯則赴緣
隱顯未在必威英奉覲靈相悲淚橫流手撥末香親
看體狀倍增欣悅卽以和香抑其頂骨覩有嘉瑞又
增悲慶近有北狄大月支王欲知來報以香取相乃
示馬形甚非所望加諸布施積功懺悔又以香取現
師子形雖位獸王終爲畜類情倍歸依又加施戒乃
現人天方還本國故其俗法見五相者一金錢取其
相者酬七金錢俗利其實用充福物旣非僧掌固守
彌崇無論道俗必先酬價英被王命觀覩具周旁國

諸僧承斯榮望同來禮謁又東山行至健馱邏國佛
寺千餘民皆雜信城中素有鉢廟衆事莊嚴昔如來
鉢經於此廟乃數百年今移波斯王宮供養城東有
迦膩王大塔基周里半佛骨舍利一斛在中舉高五
百餘尺相輪上下二十五重天火之災今正營構卽
世中所謂雀離浮圖是也元魏靈太后胡氏奉信情
深遣沙門道生等賣大幡長七百餘尺往彼掛之脚
纔及地卽斯塔也亦不測雀離名生所由左側諸迹
其相極多近則世親如意造論之地遠則捨於千眼
睽奉二親檀特各山達拏本迹仙爲女亂佛化鬼母

竝在其境皆無憂王爲建石塔高者數百餘尺立標記焉自北山行達烏長郡國卽世中所謂北天竺烏長國也其境周輪五千餘里果實充備爲諸國重傳云卽昔輪王之苑囿也僧有萬餘兼大乘學王都四周多諸古迹忍仙佛蹠半偈避讎析骨書經割肉代鴿蛇藥護命血飲夜又如斯等相備列其境各具瞻奉情倍欣欣城之東北減三百里大山龍泉名阿波邏卽信度河之本源西南而流經中所謂辛頭河也王都東南越山逆河鐵橋棧道路極懸險千有餘里至極大川卽古烏仗之王都也中有木慈氏像高百

餘尺卽末田地羅漢將諸工人三返上天方得成者身相端嚴特難陳說還返烏仗南至咀叉始羅國具見伊羅鉢龍所住之池月光抉目之地育王標塔舉高十丈北有石門殊極高大崇竦重山道由中過斯又薩埵捨身處也自此東南山行險阻經一小國度數鐵橋減二千里至迦濕彌羅國卽此俗常傳罽賓是也莫委罽賓由何而生觀其圖域同罽賓耳本是龍海羅漢取之引衆而住通三藏也故其國境四面負山周七千餘里門徑狹窄僧徒五千多學小乘國有大德名僧勝奘就學俱舍順正理因明聲明及大

毗婆沙王愍遠至給書手十人供給寫之有佛牙長可寸餘光白如雪自濫波至此統山諸國形禮鄙薄俗習胡蕃雖預五方非印度之正境也以住居山谷風雜諸邊自此南下通望無山將及千里至磔迦國土據平川周萬餘里兩河分注卉木繁榮于時徒伴二十餘人行大林中遇賊劫掠纔獲命全入村告乞乃達東境大林有婆羅門年七百歲貌如三十明中百論及外道書云是龍猛弟子乃停一月學之又東那僕底國就調伏光法師學對法顯宗理門等論又東詣那伽羅寺就月胄論師學衆事分婆沙又東至

祿勒那國就闍那崛多大德學經部婆沙又就審多犀那論師學薩婆多部辯真論漸次東南路經六國多有遺迹育王標塔高二十丈者其數不少中有未免羅國最饒蹤緒城東六里有一山寺昔烏波毘多唐言近護卽五師之一也是其本住所建北巖石室高二十餘丈廣三十步其側不遠復有獼猴墮陀處四佛經行處賢聖依住處靈相衆矣又東南行經于七國至劫比他國俗事大自在天其精舍者高百餘尺中有天根形極偉大謂諸有趣由之而生王民同敬不爲鄙恥諸國天祠率置此形大都異道乃有百

數中所高者自在爲多有一大寺五百僧徒淨人僕隸乃有數萬皆宅其寺側中有三道階南北而列卽佛爲母忉利安居夏竟下天帝釋之所作也寶階本基淪沒並盡後王倣之在其故地猶高七十餘尺育王爲建石柱高七丈餘光淨明照隨人罪福影現其中旁有賢劫四佛經行石基長五十許步高于七尺足蹈所及皆有蓮華文生焉國西北不遠二百許里至羯若鞠闍國唐言曲女城也王都臨碗伽河卽恒河之正名矣源從北來出大雪山其土邪正雜敬僧徒盈萬多諸聖跡四佛行坐處七日說法處佛牙髮

爪等塔精舍千餘名寺異相多臨河北契於此國學佛使日胄二毗婆沙於毗耶犀那三藏所經于三月王號戒日正法治世將五十載言戒日者諡法之名此方薨後量德以贈彼土初登卽先薦號以滅後美之徒虛名耳今猶御世統五印度初治邊陲爲小國也先有室商佉王威行海內酷虐無道劉殘釋種拔菩提樹絕其根苗選簡名德三百餘人阬之餘者並充奴隸戒日深知樹於禍始也與諸官屬至菩提阬立大誓曰若我有福統臨海內必能崇建佛法願菩提樹從地而生言已尋視見菩提萌阬中上踊遂廻

兵馬往商估所威福力故當卽除滅所以抱信誠篤
倍發由來還統五方象兵八萬軍威所及並藉其力
素不血食化境有羊皆贖施僧用供乳酪五年一施
傾其帑藏藏盡還蓄時至復行用此爲常有犯王法
乃至叛逆罪應死者遠斥邊裔餘者懲罰蓋不足言
故諸國中多行盜竊非假伴援不可妄進又東南行
二千餘里經于四國順統伽河側忽被秋賊須人祭
天同舟八十許人悉被執縛唯選瑛公堪充天食因
結壇河上置瑛壇中初便生饗將加鼎鑊當斯時也
取救無緣注想慈尊彌勒如來及東夏住持三寶私

發誓曰餘運未絕會蒙放免必其無遇命也如何同
舟一時悲啼號哭忽惡風四起賊船而覆沒飛沙折
木咸懷恐怖諸人又告賊曰此人可愍不辭危難專
心爲法利益邊陲君若殺之罪莫大也寧殺我等不
得損他衆賊聞之投刃禮愧受戒悔失放隨所往達
橋償彌外道殷盛王都城中有佛精舍高六十尺中
有檀像卽昔優闡大王造之置在天之景也其側龍
窟聖迹多矣又東北千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卽舍
衛舍婆提之正名也周睇荒毀才有故基斯匿治宮
須達故宅址墟存焉城南五里有逝多林卽祇陀園

也勝軍王臣善施所造今寺頽滅尚有石柱舉高七丈育王標樹邊有塼室一區中安如來爲母說法像自餘院宇湮沒蕩盡但有佛洗病比丘處目連舉身子衣處佛僧常汲故井處外道陰誦殺姪女處佛異論處身子摘處瑠璃沒處得眼林處迦葉波佛本生地諸如上處皆建石塔並無憂王之所造也寺東不遠三大深院卽調達瞿波戰遮女人所沒之處院極深邃臨望無底自古及今大雨洪注終無溢滿又東將七百里至劫毗羅伐罕堵國卽迦毗羅衛淨飯王所治之都也空城十餘無人棲住故宮甍城周十五

里荒寺千餘惟宮中一所存焉王寢殿基上有銘塔卽如來降神之處也彼有說云五月八日神來降者上座部云十五日者與此方述微復不同豈有異耶至如東夏所尚素王爲聖將定年算前達尚迷況復曆有三代述時紀號猶自差舛顧惟理越情求赴機應感皆乘權道適變爲先豈以常人之耳目用通於至極也城之南北有過去二佛生地諸塔育王石柱銘記甚多都城西北數百千塔並是瑠璃所誅諸釋既是聖者後人爲造當斯時也有四釋子忿其見逼不思犯戒出外拒軍瑠璃遂退後還本國城中不受

告曰吾爲法種誓不行師汝退彼軍非吾族也旣被
放斥遠投諸國本是聖胤競宗樹之今烏仗梵衍等
王並其後也城東百里卽是如來生地之林今尚存
焉或有說者三月八日上座部云十五日也此土諸
經咸云四月八日斯亦感見之機異計多耳又東七
里方至拘尸中途諸異略不復紀創達此城不覺五
情失守崩踊躡地頃之顧眄但見荒城隤他純陀宅
基有標誌耳西北四里河之西岸卽娑羅大林周帀
輪徑三十餘里中央高竦卽涅槃地有一輓室卧像
北首旁施塔柱具書銘記而諸說混淆通列其上有

云二月十五日入涅槃者或云九月八日入涅槃者
或云自彼至今過千五百年者或云過九百年者城
北渡河卽焚身地方二里餘深三丈許土尚黃黑狀
同焦炭諸國有病服其土者無不除愈故其焚處致
有阇耳其側復有現足分身雉鹿諸塔並具瞻已又
西南行大深林中七百餘里達婆羅痾斯國卽常所
謂波羅柰也城臨碗伽外道殷盛乃出萬計天寺百
餘多遵自在僧徒三千並小乘正量部也王都東北
波羅柰河之西塔柱雙建育王所立影現佛像觀者
興敬度河十里卽鹿野寺也周閭重閣望若仙宮僧

減二千皆同前部佛事高勝諸國最矣中有轉法輪像狀如言說旁樹石柱高七十餘尺內影外現衆相備矣斯卽如來初轉法處其側復有五百獨覺塔三佛行坐處寺中銘塔聖迹極多乃有數百又有佛所浴池浣衣浣器之水皆有龍護曝衣方石鹿王迎佛之地並建石塔動高三百餘尺相甚弘偉故略陳耳順河東下減於千里達吠舍釐卽毗舍離也露形異術偏所豐足國城舊基周七十里人物寡鮮但爲名地其中說淨名處寶積淨名諸故宅處處身子證果處姨母減度處七百結集處阿難分身處此之五處後

代各建勝塔標示自斯東北二千餘里入大雪山至尼波羅國純信於佛僧有二千大小兼學城東有池中有天金光浮水上古老傳云彌勒下生用爲首飾或有利其寶者夜往盜之但見火聚騰燄都不可近今則流深巨竅其底水又極熱難得措足唐國使者試火投之燄便涌起因用煮米便得成飯其境北界卽東女國與吐蕃接境比來國命往還率由此地約指爲語唐梵相去一萬餘里自古廻還致途遠阻又從梵吠舍南濟疏河達摩揭陀國卽摩竭提之正號也其國所居是爲中印度矣今王祖胤繼接無憂無

憂卽頻毗婆羅之曾孫也王卽戒日之女婿矣今所治城非古所築碗伽南岸有波吒釐城周七十里卽經所謂華氏城也王宮多花故因名焉昔阿育王自新王舍遷都於此左側聖所其量彌繁城之西南四百餘里度尼連禪河至伽耶城人物希少可千餘家又行六里有伽耶山自古諸王所登封也故此一山世稱名地如來應俗就斯成道頂有石塔高百餘尺卽寶雲等經所說之處周廻四十里內聖迹充滿山之西南卽道成處有金剛座周百餘步其地則今所謂菩提寺是也寺南有菩提樹高五丈許遶樹周垣

壘輒爲之輪廻五百許步東門對河北門通寺院中靈塔相狀多矣如來得道之日互說不同或云三月八日及十五日者垣北門外大菩提寺六院三層牆高四丈皆輒爲之師子國王買取此處興造斯寺僧徒僅千大乘上座部所住持也有骨舍利狀人指節肉舍利者大如真珠彼土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方正月十五日世稱大神變月若至其夕必放光瑞天雨奇花充滿樹院焚初到此不覺悶絕良久穌醒歷覩靈相昔聞經說今宛目前恨居邊鄙生在末世不見眞容倍復悶絕有梵僧就地接撫相與悲慰雖備

禮謁恨無光瑞停止安居迄於解坐彼土常法至於此時道俗千萬七日七夜競申供養凡有兩意謂觀光及希樹葉每年樹葉恰至夏末一時飛下通夕新抽與故齊等時有大乘居士爲焚開釋瑜伽師地爾夜對講忽失燈明又觀所佩珠璫璽珞不見光彩但有通明晃朗內外洞然而不測其由也怪斯所以共出草廬望菩提樹乃見有僧手擎舍利大如人指在樹基上遍示大衆所放光明照燭天地于時衆闐但得遙禮雖目覩瑞心疑其火合掌虔跪乃至明晨心漸萎頓光亦歇滅居士對曰旣觀靈瑞心無疑耶焚

具陳意居士曰余之昔疑還同此也其瑞旣現疑自通耳余見菩提樹葉如此白楊具以問之焚曰相狀略同而扶疎茂盛少有異也於此寺東望屈吒播陀山卽經所謂雞足山也直上三峯狀如雞足因取號焉去菩提寺一百餘里頂樹大塔夜放神炬光明通照卽大迦葉波寂定所也路極梗澁多諸林竹師子虎象縱橫騰倚每思登踐取進無由焚乃告王請諸防援蒙給兵三百餘人各備鋒刃斬竹通道日行十里爾時彼國聞焚往山士女大小數盈十萬奔隨繼至共往雞足旣達山阿壁立無路乃縛竹爲梯相連

而上達頂者三千餘人四睇欣然轉增喜踊具覩石罅散花供養自山東北百有餘里至佛陀伐那山有大石室佛曾遊此天帝就石塗香以供行至其處今猶郁烈不遠山室可受千人如來三月於中坐夏壘石爲道廣二十步長五里許卽頻毗娑羅修覲上山之所由也又東六十里便至矩奢揭羅補羅古城唐言茅城多出香茅故因名也其城卽摩揭陀之正中經本所謂王舍城者是矣崇山四周爲其外郭上如埤堦皆甃爲之西通小徑北闢山門廣長從狹周輪百五十里其中宮城周三十餘里內諸古迹其量復

多宮之東北可十五里有娑栗陀羅矩吒山卽經所謂耆闍崛山者是也唐言鷲峰之臺於諸山中最髙顯映奪接山之陽佛多居住從下至頂編石爲階廣十餘步長六里許佛常往來於斯道也歷觀崖岫備諸古迹不可勝紀廣如圖傳山城北門強一里許卽迦蘭陀竹園精舍石基東戶甃室今仍現在自園西南行六里許南山之陰大竹林中有石室焉卽大迦葉波與千無學結集經教所託之地又西二十餘里卽大衆部結集處也山城之北可五里許至曷羅闍娑利呬城唐言新王舍也餘傳所稱者是矣又北三

十餘里至那爛陀寺唐言施無厭也瞻部洲中寺之最者勿高此矣五王共造供給倍隆故因名焉其寺都有五院同一大門周圍四重高八丈許並用甃壘其最上壁猶厚六尺外郭三重牆亦甃壘高五丈許中間水繞極深池塹備有花畜嚴麗可觀自置已來防衛清肅女人非濫未曾容隱常住僧衆四千餘人外客道俗通及邪正乃出萬數皆周給衣食無有窮竭故復號寺爲施無厭也中有佛院備諸聖迹精舍高者二十餘丈佛昔於中四月說法又有精舍高三十餘丈中諸變態不可名悉置立銅像高八丈餘六

層閣盛莊嚴綺飾卽戒日之兄滿胃王造也又有鍤石精舍高可八丈戒日親造彫裝未備日役千工彼國常法欽敬德望有諸論師智識清遠王給封戶乃至十城漸降量賞不減三城其寺現在受封大德三百餘人通經已上不掌僧役重愛學問諮訪異法故烏耆已西被於海內諸出家者皆多義學任國追隨都無隔礙王雖守國不敢遮障故彼學徒博聞該瞻矣歷諸國風聲久遠將造其寺衆差大德四十人至莊迎宿莊卽目連之本村也明日食後僧二百餘俗人千餘擎輿幢蓋香花來迎引入都會與衆相慰問

訖唱令住寺一切共同又差二十人引至正法藏所
卽戒賢論師也年百六歲衆所仰重故號正法藏博
聞強識內外大小一切經書無不通達卽昔室商佉
王所阬之者爲賊擎出潛淪草莽後興法顯道俗所
推戒日增邑十城科稅以入賢以稅物成立寺廟奘
禮讚訖並命令坐問從何來答從支那國來欲學瑜
伽等論聞已啼泣召弟子覺賢說以舊事賢曰和尚
三年前患困如刀刺欲不食而死夢金色人曰汝勿
戕身往作國王多害物命當自悔責何得自盡有支
那僧來此學問已在道中三年應至以法惠彼彼復

流通汝罪自滅吾是曼殊室利故來相勸和尚今損
正法藏問在路幾時奘曰出三年矣旣與夢同悲喜
交集禮謝訖寺素立法通三藏者負置十人由來闕
一以英風問便處其位日給上饌二十盤大人米一
升檳榔豆蔻龍腦香乳酥蜜等淨人四婆羅一行乘
象輿三十人從大人米者稅米也大如烏豆飯香百
步惟此國有王及知法者預焉故此寺通三藏者給
二十盤卽二十日漸減通一經者猶給五盤五日過
此已後便依僧位便請戒賢講瑜伽論聽者數千人
十有五月方得一遍重爲再講九月方了自餘順理

顯揚對法等並得諮稟然於瑜伽偏所鑽仰經於五年晨夕無輟將事博義未忍東旋賢誠曰吾老矣見子殉命求法經途十年方至今日不辭朽老力爲申明法貴流通豈期獨善更叅他部恐失時緣智無涯也惟佛乃寤人命如露非旦則夕卽可還也便爲裝行調付給經論樊曰敢聞命矣意欲遍巡諸國還途北指以高昌昔言不得違也便爾東行大山林中至伊爛拏國見佛坐迹入石寸許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旁有瓶迹没石寸許八出花文都似新置有佛立迹長尺八寸闊強六寸又東南行路經五國將四

千里至三摩呬吒國濱斥大海四佛曾遊見青玉像舉高八尺自斯東北山海之中凡有六國卽達林邑道阻且長兼多瘴癘故不遊踐又從西行將二千里達揭羅拏國邪正兼事別有三寺不食乳酪調達部也又西南行七百餘里至烏荼國東境臨海有發行城多有商侶停於海次南大海中有僧伽羅國謂執師子也相去約指二萬餘里每夜南望見彼國中佛牙塔上寶珠光明騰燄暉赫現於天際又西南行具經諸國並有異迹可五千里至憍薩羅國卽南印度之正境也崇信佛法僧徒萬計其土寬廣林野相次

王都西南三百餘里有黑蜂山昔古大王爲龍猛菩薩造立斯寺卽龍樹也其寺上下五重鑿石爲之引水旋注多諸變異泐波方達今淨人固守罕有登者龕中石像形極偉大寺成之日龍猛就山以藥塗之變成紫金世無等者又有經藏甲縛無數古老相傳盡初結集並現存在雖外佛法屢遭誅殄而此一山住持無改近有僧來於彼夏坐但得讀誦不許持出具陳此事但路幽阻難可尋問又復南行七千餘里路經五國並有靈迹至秣羅矩吒國卽瞻部最南濱海境也山出龍腦香焉有巖頂清流繞旋二十許

市南注大海中有天宮觀自在菩薩常所住處卽觀世音之正名也臨海有城古師子國今入海中可三千餘里非結大伴則不可至故不行也自此西北四千餘里中途經國具諸神異達摩訶刺他國其王果勇威英自在未賓戒日寺有百餘僧徒五千大小兼學東境山寺羅漢所造有大精舍高百餘尺中安石像長八丈許上施石蓋凡有七重虛懸空中相去各三尺許禮謁見者無不歎訝斯神也自此因循廣尋聖迹至鉢伐多國有數名德學業可遵又停二年學正量部根本論攝正法論成實論等便東南還那爛

陀叅戒賢已往杖林山勝軍論師居士所其人剎利
種學通內外五明數術依林養徒講佛經義道俗歸
者日數百人諸國王等亦來觀禮洗足供養封賞城
邑奘從學唯識決擇論意義論成無畏論等首尾二
年夜夢寺內及外林邑火燒成灰見一金人告曰却
後十年戒日王崩印度便亂下當如火蕩覺已向勝
軍說之奘意方決嚴具東還及永徽之末戒日果崩
今並饑荒如所夢矣初那爛陀寺大德師子光等立
中百論宗破瑜伽等義奘曰聖人作論終不相違但
學者有向背耳因造會宗論三千頌以呈戒賢諸師

咸稱善先有南印度王灌頂師名般若毬多明正量
部造破大乘論七百頌時戒日王討伐至烏荼國諸
小乘師保重此論以用上王請與大乘師決勝王作
書與那爛陀寺可差四僧善大小內外者詣行在所
擬有論義戒賢乃差海慧智光師子光及奘爲四應
命將往未發間有順世外道來求論難書四十條義
懸於寺門若有屈者斬首相謝彼計四大爲人物因
旨理沉密最難徵覈如此陰陽誰窮其數此道執計
必求摘決彼土常法論有負者先令乘驢屎瓶澆頂
公於衆中形心折伏然後依投承爲早諫諸僧同疑

爲達心院

續高僧傳卷第五

唐釋道宣撰

唐京師大慈恩寺釋玄奘傳之餘

奘意欲流通教本乃放任開正法遂往東印度境迦摩縷多國以彼風俗並信異道其部衆乃有數萬佛法雖弘未至其土王事天神愛重教義但聞智人不問邪正皆一奉敬其人創染佛法將事弘闡故往開化既達於王歎奘勝度神思清遠童子王聞欣得面款遣使來請再三乃往既至相見宛若舊遊言議接對又經晦朔于時異術雲聚請王決論言辯纔交邪

徒草靡王加崇重初開信門請問諸佛何所功德英讚如來三身利物因造三身論三百頌以贈之王曰未曾有也頂戴歸依此國東境接蜀西蠻聞其途路兩月應達于時戒日王臣告曰東蕃童子王所有支那大乘天者道德弘被彼王所重請往致之其大乘天者卽印度諸僧美英之目也王曰我已頻請辭而不來何因在彼卽使語拘摩羅王可送支那法師來共會祇羅國童子王命象軍一萬方船三萬與英旃旃伽河以赴戒日戒日與諸官屬百餘萬衆順河東下同集羯朱祇羅國初見頂禮鳴足盡敬散花設頌

無量供已曰弟子先請何爲不來答以聽法未了故此延命王曰彼支那國有秦王破陣樂歌舞曲秦王何人致此歌詠英曰卽今正國之天子也是大聖人撥亂反正恩霑六合故有斯詠王曰故天縱之爲物主也乃延入行宮陳諸供養乃述制惡見論顧謂門師曰日光旣出螢燭奪明師所寶者他皆破訖試救取看小乘諸僧無敢言者王曰此論雖好然未廣聞欲於曲女城大會命五印度能言之士對衆顯之使邪從正捨小就大不亦可乎是日發敕普告天下總集沙門婆羅門一切異道會曲女城自冬初汭流臘

月方到爾時四方翕集乃有萬數能論義者數千人各擅雄辯咸稱克敵先立行殿各容千人安像陳供香花音樂請焚昇座卽標舉論宗命衆徵覈竟十八日無敢問者王大嗟賞施銀錢三萬金錢一萬上氎衣一百具仍令大臣執焚袈裟巡衆唱言支那法師論勝十八日來無敢問者並宜知之于時僧衆大悅曰佛法重興乃令邊人權智若此便辭東歸王重請住觀七十五日大施場相事訖辭還王敕所部遞送出境并施青象金銀錢各數萬戒日拘摩羅等十八大國王流淚執別焚便辭而不受以象形大日常料

草四十餘圍餅食所須又三斛許戒日又敕令諸屬國隨到供給諸僧勸受象施皆曰斯勝相也佛滅度來王雖崇敬種種布施未聞以象用及釋門象爲國寶今旣見惠信之極矣因卽納象而反錢寶然其象也其形圓大高可丈三長二丈許上容八人并諸什物經像等具並在其上狀如重堵相似空行雖逢奔逸而安穩不墜瓶水不側緣國北旋出印度境戒日威被咸蒙供侍入卑利國山川相半沃壤豐熟僧徒數萬並學大乘東北山行過諸城邑上大雪山及至其頂諸山並下又上三日達最高嶺南北通望但見

橫山各有九重過斯已往皆是平地雖有小山孤斷不續唯斯一嶺蔓延高遠約略爲言贍部一洲山叢斯地何以知耶至如西境波斯平川渺漫東尋崑崙莫有窮蹤北則橫野蕭條南則印度臯衍卽經所謂香山者也達池幽邃未可尋源四河所從皆由斯出爾雅所謂崑崙之墟豈非斯耶案諸禹貢河出磧石蓋局談其潛出處耳張騫尋之乃遊大夏固是超步所經猶不言其發源之始斷可知矣樊引從前後自勒行衆沿嶺而下三日至地達覲貨羅諸故都邑山行八百路極艱險寒風切骨到於活國中途所經皆

屬北狄而此王者突厥之胤統管諸胡總御鐵門以南諸小國也自此境東方入葱嶺嶺據贍部洲中南接雪山北至熱海東漸烏鍬西極波斯縱廣結固各數千里冬夏積雪氷嚴崖隙過半已下多出山葱故因名焉昔人云葱嶺停雪卽雪山也今親目驗則知其非雪山乃居葱嶺已南東西亘海南望平野北達叢山方名葱嶺又東山行經於十國二千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境在山間東西千六百里南北極廣不踰四五里許臨縛芻河從南而來不測其本僧寺十餘有一石像上施金銅圓蓋人有旋遶蓋亦隨轉豈

由機巧莫測其然又東山行近千里達商彌國東至大川廣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絕無人住川有龍池東西三百南北五十其池正在大蔥嶺內贍部洲中最高地也何以明之池出二河其西流者至達摩悉鐵國與縛芻河合自此以西水皆西流其東流者至佉沙西界與徙多河合自此以東水皆東流故分二河各注兩海故知高也池出大鳥卵如斗許案條支國大卵如甕豈非斯耶又東五百至竭盤陀國北背徙多河卽經所謂悉陀河也東入鹽澤潛於地中涌於積石爲東夏河矣其國崇信佛法城之東南三百餘

里大崖兩室各一羅漢現入滅定七百餘年鬚髮漸長互近諸僧年別爲剃又東千餘方出蔥嶺至烏鍛國城臨徙多西有大山崖自崩墜中有僧焉瞑目而坐形甚奇偉鬚髮下垂至於肩面問其委曲乃迦葉佛時人矣近重崩崖沒於山內焚至斯國與象別行先度雪河象晚方至水漸汎漲不悉山道尋嶺直下牙衝岸樹象性凶獷反拔却頓因卽致死悵悵所經已越山險將達平壤不果祈願東過踈勒乃至沮渠可千餘里同伴五百皆共推焚爲大商主處位中營四面防守且自沮渠一國素來常鎮十部大經各十

萬偈如前所傳國寶護之不許分散今屬突厥南有大山現三羅漢入滅盡定東行八百達于遁國地惟沙壤寺有百餘僧徒五千並大乘學城西山寺佛曾遊踐有大石室羅漢入定石門封掩初樊旣度葱嶺先遣侍人賁表陳露達國化也下敕流問令早相見行達于遁以象致死所賁經像交無運致又上表請尋下別敕令于遁王給其鞍乘旣奉嚴敕駝馬相運至于沙州又蒙別敕計其行程酬雇價直自爾乘傳二十許乘以貞觀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届于京郊之西道俗相趨屯赴闐闔數十萬衆如值下生將欲

入都人物誼擁取進不前遂停別館通夕禁衛候備遮斷停駐道旁從故城之西南至京師朱雀門街之都亭驛二十餘里列衆禮謁動不得旋于時駕幸洛陽樊乃留諸經像送弘福寺京邑僧衆競列幢帳助運莊嚴四部誼譁又倍初至當斯時也復感瑞雲現于日北團圓如葢紅白相映當于像上顯發輪光旣非遶日同共嗟仰從午至晡像入弘福方始歇滅致使京都五日四民廢業七衆歸承當此一期傾仰之高終古罕類也樊雖逢榮問獨守館宇坐鎮清閑恐陷物議故不臨對及至洛濱特蒙慰問并獻諸國異

物以馬馱之別敕引入深宮之內殿面奉天顏談叙
眞俗無爽帝旨從卯至酉不覺時延迄于閉鼓上卽
事戎旃問罪遼左明旦將發下敕同行固辭疾苦兼
陳翻譯不違其請乃敕京師留守梁國公房玄齡專
知監護資備所須一從天府初樊在印度聲暢五天
稱述支那人物爲盛戒曰大王并菩提寺僧思聞此
國爲日久矣但阻無信使未可依憑彼土常傳贍部
一洲四王所治東謂脂那主人王也西謂波斯主寶
王也南謂印度主象王也北謂獫狁主馬王也皆謂
四國藉斯以治卽因爲言樊旣安達恰述符同戒曰

及僧各遣中使賈諸經寶遠獻東夏是則天竺信命
自樊而通宣述皇猷之所致也使旣西返又敕王玄
策等二十餘人隨往大夏并贈綾帛千有餘段王及
僧等數各有差并就菩提寺僧召石蜜匠乃遣匠二
人僧八人俱到東夏尋敕往越州就甘蔗造之皆得
成就先是菩提寺僧三人送經初至下敕普請京城
設齋仍於弘福譯大嚴等經不久之間樊信又至乃
敕且停待到方譯王上虛心企仰頻下明敕令樊速
至但爲事故留連不早程達旣見洛宮深沃虛想卽
陳翻譯搜擢賢明上曰法師唐梵具瞻詞理通敏將

恐徒揚仄陋終虧聖典樊曰昔者二秦之譯門徒三千雖復翻傳猶恐後代無聞懷疑乖信若不搜舉同奉玄規豈以偏能妄參朝委頻又固請乃蒙降許帝曰自法師行後造弘福寺其處雖小禪院虛靜可爲翻譯所須人物吏力並與玄齡商量務令優給旣承明命返迹京師遂召沙門慧明靈潤等以爲證義沙門行友玄贍等以爲綴緝沙門智證辯機等以爲錄文沙門玄模以證梵語沙門玄應以定字僞其年五月創開翻譯大菩薩藏經二十卷余爲執筆并刪綴詞理其經廣解六度四攝十力四畏三十七品諸菩

薩行合十二品將四百紙又復旁翻顯揚聖教論二十卷智證等更迭錄文沙門行友詳理文句樊公於論重加陶練次又翻大乘對法論一十五卷沙門玄贍筆受微有餘隙又出西域傳一十二卷沙門辯機親受時事連紙前後兼出佛地六門神呪等經都合八十許卷自前代已來所譯經教初從梵語倒寫本文次乃迴之順同此俗然後筆人觀理文句中間增損多墜全言今所翻傳都由樊旨意思獨斷出語成章詞人隨寫即可披翫尚賢吳魏所譯諸文但爲西梵所重貴於文句鉤鎖聯類重沓布在唐文頗居繁

復故使綴工專司此位所以貫通詞義加度節之銓
本勒成祕書繕寫于時駕返西京樊乃表上并請序
題尋降手敕曰法師夙標高行早出塵表泛寶舟而
登彼岸搜妙道而闢法門弘闡大猷蕩滌衆累是以
慈雲欲卷舒之廕四空慧日將昏朗之照八極舒明
之者其惟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况佛教幽
微豈敢仰測請爲經題非已所聞其新撰西域傳者
當自披覽及西使再返敕二十餘人隨往印度前來
國命通議中書敕以異域方言務取符會若非伊人
將淪聲教故諸信命並資於樊乃爲轉唐言依彼西

梵文詞輕重令彼讀者尊崇東夏尋又下敕令翻老
子五千文爲梵言以遺西域樊乃召諸黃巾述其玄
奧領疊詞旨方爲翻述道士蔡晃成英等競引釋論
中百玄意用通道經樊曰佛道兩教其致天殊安用
佛言用通道義窮覈言跡本出無從晃歸情曰自昔
相傳祖憑佛教至於三論晃所師遵准義幽通不無
同會故引解也如僧肇著論盛引老莊猶自申明不
相爲怪佛言似道何爽綸言樊曰佛教初開深文尚
擁老談玄理微附佛言肇論所傳引爲聯類豈以喻
詞而成通極今經論繁富各有司南老但五千論無

文解自餘千卷多是醫方至如此土賢明何晏王弼周顒蕭繹顧歡之徒動數十家注解老子何不引用乃復旁通釋氏不乃推步逸蹤乎既依翻了將欲封勒道士成英曰老經幽邃非夫序引何以相通請爲翻之樊曰觀老治身治國之文文詞具矣叩齒咽液之序其辭鄙陋將恐西聞異國有媿鄉邦英等以事聞諸宰輔樊又陳露其情中書馬周曰西域有道如老莊不樊曰九十六道並欲超生師承有滯致淪諸有至如順世四大之術冥初六諦之宗東夏所未言也若翻老序則恐彼以爲笑林遂不譯之樊以弘讚

之極勿尚帝王開化流布自古爲重又重表曰伏奉墨敕猥垂獎喻祇奉綸言精守振越玄樊業尚空疎謬叅法侶幸屬九瀛有截四表無虞憑皇靈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雖勵愚誠纂異懷荒寔資朝化所獲經論奉敕翻譯見成卷軸未有詮序伏惟陛下睿思雲敷天華景爛理包繫象調逸咸英跨千古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詮其理聖教玄遠非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睠冲邈不垂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圖玄樊聞日月麗天旣分暉於戶牖江河紀地亦

流潤於巖涯雲和廣樂不祕響於聾昧金璧奇珍豈
韜彩於愚瞽敢緣斯理重以于祈伏乞雷雨曲垂天
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二曜而俱懸然則驚嶺微
言假神筆而弘遠雞園奧義託英詞而宣暢豈止區
區梵衆獨荷恩榮亦使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表
奏之日敕遂許焉謂駙馬高履行曰汝前請朕爲汝
父作碑今氣力不如昔願作功德爲法師作序不能
作碑汝知之貞觀二十五年幸玉華宮追奘至問翻
何經論答正翻瑜伽上問何聖所作明何等義具答
已令取論自披閱遂下敕新翻經論寫九本頒與雍

洛相兗荆揚等九大州奘又請經題上乃出之名大
唐三藏聖教序於明月殿命弘文館學士上官儀對
羣僚讀之其詞曰蓋聞二儀有象顯覆載以含生四
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鑒地庸愚皆識其
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
易識者以其有象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
無形也故知象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
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
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
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

百福而長今妙道疑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像開圖空端四入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塗遺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指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紜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降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

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疑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棲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以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入水味道餐風鹿苑驚峰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

聖受真教於上賢探蹟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教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焰共拔迷塗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所託譬夫桂生高嶺零露方得滋其華蓮出淥波飛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

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百寮稱慶表謝曰竊聞六爻探蹟局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猶且遠徵羲冊觀奧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並歸其美伏惟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天廓先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斥列代之區域納恒沙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入提封貝葉靈文咸歸冊府玄奘往因振錫聊謁崛山經途萬里怙天威如咫尺步匪乘千葉詣雙林如食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遺旨並已載於白馬還獻紫宸尋蒙下詔

賜使翻譯玄奘識乖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異馬鳴
深愧寫瓶之敏所譯經論紕舛尤多遂荷天恩留神
構序文超象繫之表若聚日之放千光理括衆妙之
門同慧雲之濡百草一音演說億劫罕逢忽以微生
親承梵響踊躍歡喜如聞授記表奏之日尋下敕曰
朕才謝珪璋言慙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閑昨製序
文深爲鄙拙惟恐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忽
得來書謬承褒讚循躬省慮彌益厚顏善不足稱空
勞致謝又重表謝敕云朕往不讀經兼無才智忽製
論序翻汚經文具覽來言枉見褒飾愧逢虛美唯益

真慙自爾朝宰英達咸申擊讚釋宗弘盛氣接成陰
皇太子述上所作三藏聖教序曰夫顯揚聖教非智
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
教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矚也綜括宏遠奧旨遐
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
不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
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不翦開法網
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羣有之塗炭啓三藏之祕
局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
遂古而鎮常赴感應身經塵劫而朽晨鐘夕梵交

二音於鷺峰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排空寶蓋接
翔雲而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皇帝陛
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斂衽而朝萬
國恩加朽骨石室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流梵
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闍崛山接
嵩華之翠嶺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
奧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宅
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萬區分
義總成乎實豈與湯武校其優劣堯舜比其聖德者
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志夷簡神清髮亂之年

體拔浮華之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巖棲息三禪巡遊
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
以中華之無質尋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滿宇
頻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載備通釋典
利物爲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敕於弘福寺
翻譯聖教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
長燄皎幽闇而恒明自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
所謂法相常住齊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
伏見御製衆經論序照古騰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
風雲之潤治輒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流略舉大綱以

爲斯記自此常叅內禁扣問沉隱翻譯相續不爽法
機敕賜雲納一領妙絕古今又敕天下寺度五人維
持聖種皆其力也冬十月隨駕入京於北闕造弘法
院鎮恒在彼初於曲池爲文德皇后造慈恩寺追獎
令住度三百人有令寺西北造翻經院給新度弟子
一十五人弘福舊處仍給十人今上嗣錄素所珍敬
追入優問禮殊恒秩永徽二年請造梵本經臺蒙敕
賜物尋得成就又追入內於修文殿翻發智等論降
手詔飛白書慰問優洽顯慶元年正月爲皇太子於
慈恩設大齋朝案總至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郎李

義府曰譯經佛法之大未知何德以光揚耶樊曰公
此之問常所懷矣譯經雖位在僧光價終憑朝貴至
如姚秦鳩摩羅什則安成侯姚萇筆受元魏菩提流
支則侍中崔光錄文貞觀波頗初譯則僕射蕭瑀太
府蕭瑒庶子杜正倫等監閱詳定今並無之不足光
遠又大慈恩寺聖上切風樹之哀追造壯麗騰實之
美勿過碑頌若蒙二公爲致言則不朽之迹自形於
今古矣便許之明日遣給事宣敕云所須官人助翻
者已處分訖其碑朕自作尋敕慈恩翻譯文義須精
宜令左僕射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許敬宗黃門

侍郎薛元超中書郎李義府等有不安穩隨事潤色若須學士任追三兩人及碑成請神翰自書蒙特許尅日送寺京寺咸造幢蓋又敕王公已下太常九卿及兩縣妓樂車從千餘乘駐弘福寺上居安福門俯臨將送京邑士女列於道側自北之南二十餘里充仞衢街光俗興法無與儔焉又賜山水納妙勝前者并以服玩百有餘件顯慶二年駕幸洛陽預從安置東都積翠宮召入大內麗日殿翻觀所緣等論又於明德宮翻大毗婆沙等論樊少離桑梓白首言歸訪問親故零落殆盡惟有一姊迎與相見訪以墳壟旋

殯未遷便卜勝地施塋改葬其少室山西北緱氏故縣東北遊仙鄉控鶴里鳳凰谷卽樊之生地也不遠有少林寺卽魏孝文所立是翻十地之所意願棲託爲國翻譯蒙手敕云省表知欲晦跡巖泉追林遠而架往託慮禪寂軌澄什以標今仰挹風徽寔所欽尚朕業空學寡靡究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師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皎心燈定疑意水非情塵之所瞋豈識浪而能驚然以道德可居何必太華疊嶺空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戢來言勿復陳請卽市朝大隱不獨貴於昔賢見聞弘益更可珍於卽代

遂因寢言顯慶三年下敕爲皇太子造西明寺成令給上房僧十人以充侍者有大般若者二十萬偈此土八部咸在其中不久下敕令任玉華翻經供給一准京寺遂得託靜不爽譯功以顯慶五年正月元日創翻大本至龍朔三年十月末了凡四處十六會統總六百卷般若空宗此焉周盡於間又翻成唯識論辯中邊論唯識二十論品類足論等至十一月表上此經請製經序於蓬萊宮通事舍人馮義宣敕許之契生常以來願生彌勒及遊西域又聞無著兄弟皆生彼天又頻祈請咸有顯證懷此專至益增翹勵後

至玉華但有隙次無不發願生觀史多天見彌勒佛自般若翻了惟自策勤行道禮懺麟德元年告翻經僧及門人曰有爲之法必歸磨滅泡幻形質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矣必卒玉華於經論有疑者今可速問聞者驚曰年未耆耄何出此言報曰此事自知遂往辭佛先造俱胝十億像所禮懺辭別有門人外行者皆報好去今與汝別亦不須來來亦不見至正月九日告寺僧曰契必當死經云此身可惡猶如死狗契旣死已近宮寺山靜處藏之因旣臥疾開目閉目見大蓮花鮮白而至又見偉相知生佛前命僧讀所

翻經論名目已總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自懷欣悅總召門人有緣並集云無常將及急來相見於嘉壽殿以香木樹菩提像骨對寺僧門人辭訣并遺表訖便默念彌勒令傍人稱曰南謨彌勒如來應正等覺願與含識速奉慈顏南謨彌勒如來所居內衆願捨命已必生其中至二月四日右脇累足右手支頭左手脛上鏗然不動有問何相報曰勿問妨吾正念至五日中午弟子問曰和尚定生彌勒前不答曰決定得生言已氣絕神逝迄今兩月色貌如常又有冥應略故不述又下勅葬日聽京城僧尼幢蓋往

送於是素蓋素幢浮空雲合哀笳哀梵氣逼人神四俗以之悲涼七衆惜其沉沒乃葬於白花原四十里中皂素彌滿其塋與兄捷公相近蒼然白塔近燭帝城尋下別敕令改葬於樊川與州縣相知供給吏力乃又出之衆咸歎異經久埋瘞色相如初自非願力所持焉能致此余以闇昧濫霑斯席與之對晤屢展炎涼聽言觀行名實相守精厲晨昏計時分業虔虔不懈專思法務言無名利行絕虛浮曲識機緣善通物性不倨不諂行藏適時吐味幽奇辯開疑議寔季代之英賢乃佛宗之法將矣且其發蒙入法特異常

倫聽覽經論用爲恒任既周行東夏挹酌諸師披露
肝膽盡其精義莫不傾倒林藪更新學府遂能不遠
數萬諮求勝法誓捨形命必會爲期發趾張掖途次
龍沙中途艱險身心僅絕旣達高昌倍光來價傳國
祖送備閱靈儀路出鐵門石門躬乘沙嶺雪嶺歷天
險而志逾慷慨遭凶賊而神彌厲勇兼以歸稟正教
師承戒賢理遂言揚義非再授廣開異論包藏胷臆
致使梵侶傾心不遺其法又以起信一論文出馬鳴
彼土諸僧思承其本奘乃譯唐爲梵通布五天斯則
法化之緣東西互舉又西華餘論深尚聲明則奘乃

早心請決隨授隨曉致有七變其勢動發異蹤三循
廣論恢張懷抱故得施無厭寺三千學僧皆號智囊
護持城湫及覩其屑吻聽其詞義皆彈指讚歎斯何
人也隨其遊歷塞外海東百三十國道俗邪正承其
名者莫不仰德歸依更崇開信可以家國增榮光宅
惟遠獻奉歲至咸奘之功若非天挺英靈生知聖授
何能振斯鴻緒導達遺蹤前後僧傳往天竺者首自
法顯法勇終于道邃道生相繼中途一十七返取其
通言華梵妙達文筌揚導國風開悟邪正莫高於奘
矣恨其經部不翻猶涉過半年未遲暮足得出之無

常奄及惜哉

那提三藏此言福生具依梵言則云布如烏伐邪以言煩多故此但訛略而云那提也本中印度人少出家名師開悟志氣雄遠弘道爲懷歷遊諸國務在開物而善達聲明通諸詁訓大夏名爲文士擬此土蘭臺著作者性汎愛好奇尚聞有涉悟不憚遠夷曾往執師子國又東南上楞伽山南海諸國隨緣達化善解書語至此敷演度人立寺所在揚扇承脂那東國盛轉大乘佛法崇盛贍洲稱最乃搜集大小乘經律論五百餘夾合一千五百餘部以永徽六年創達京

師有敕令於慈恩安置所司供給時玄奘法師當途翻譯聲華騰蔚無由克彰掩抑蕭條般若是難旣不蒙引返充給使顯慶元年敕往崑崙諸國採取異藥旣至南海諸王歸敬爲別立寺度人授法弘化之廣又倍於前以昔被敕往理須返命慈恩梵本擬重尋研龍朔三年還返舊寺所賣諸經並爲奘將北出意欲翻度莫有依憑惟譯八曼荼羅禮佛法阿吒那智等三經要約精最可常行學其年南海真臘國爲那提素所化者奉敬無已思見其人合國宗師假塗遠請乃云國有好藥唯提識之請自採取下敕聽往返

迹未由余自博訪大夏行人云那提三藏乃龍樹之門人也所解無相與英碩返西梵僧云大師隱後斯人第一深解實相善達方便小乘五部毗尼外道四圍陀論莫不洞達源底通明言義詞出珠聯理暢霞舉所著大乘集義論可有四十餘卷將事譯之被遣遂闕夫以抱麟之歎代有斯蹤知人難哉千齡罕遇那提挾道遠至投俾北冥旣無所待乃三被毒載充南役崎嶇數萬嶺歷瘴氣委命遭命斯人斯在嗚呼惜哉

論曰觀夫翻譯之功誠遠大矣前錄所載無得稱焉

斯何故耶諒以言傳理詣惑遣道清有由奇也所以列代賢聖祖述弘導之風奉信賢明憲章翻譯之意宗師舊轍頗見詞人埏埴旣圓稍工其趣至如梵文天語元開大夏之鄉鳥跡方韻出自神州之俗具如別傳曲盡規猷遂有僥倖時譽叨臨傳述逐轉鋪詞返音列喻繁略科斷比事擬倫語迹雖同校理誠異自非明逾前聖德邁往賢方能隱括殊方用通弘致道安著論五失易窺彥琮屬文八例難涉斯並古今通叙豈妄登臨若夫九代所傳見存簡錄漢魏守本本固去華晉宋傳揚時開義舉文質恢恢諷味餘逸

厥斯以降輕扇一期騰實未聞講悟蓋寡皆由詞逐情轉義寫情心共激波瀾永成通式充車溢藏法寶住持得在福流失在訛競故勇猛陳請詞同世華制本受行不惟文綺至聖殷鑒深有其由群籍所傳滅法故也卽事可委況弘識乎然而習俗生常知過難改雖欲徙轍終陷前蹤粵自漢明終於唐運翻傳梵本多信譯人事語易明義求罕見厝情獨斷惟任筆功縱有覆踈還遵舊緒梵僧執葉相等情乖音語莫通是非俱濫至如三學盛典唯詮行旨入藏微言宗開詞義前翻後出靡隆風猷古哲今賢德殊恒律豈

非方言重阻臆斷是投世轉澆波奄同浮俗昔聞淳風雅暢旣在皇唐綺節訛雜寔鍾季葉不思本實妄接詞鋒競掇芟鄭聲難偃原夫大覺希言絕世特立八音四辯演暢無垠安得凡懷虛叅聖慮用爲標擬誠非立言雖復樂說不窮隨類各解理開情外詞逸寰中固當斧藻標奇文高金玉方可聲通天樂韻過恒致近者晉宋顏謝之文世尚企而無比况乖於此安可言乎必踵斯蹤時俗變矣其中蕪亂安足涉言往者西涼法讖世號通人後秦童壽時稱僧傑善披文意妙顯經心會達言方風骨流便弘衍於世不

虧傳述宋有開士慧嚴寶雲世係賢明勃興前作傳
度廣部聯輝絕蹤將非面奉華胥親承詒訓得使聲
流千載故其然哉餘則事義相傳足開神府寧得如
瓶寫水不妄叨流薄乳之喻復存今日終虧受誦足
定澆淳世有英公獨高聯類往還震動備盡觀方百
有餘國君臣謁敬言議接對不待譯人披析幽旨華
戎胥悅唐朝後譯不屑古人執本陳勘頻開前失既
闕今垂未遑釐正輒略陳此夫復何言

音釋
續高僧傳卷第五

疏伽

梵語也此云天
堂來疏其陵切

峯

逆各切
崖也

鍛

所轄切烏
錐國名

賺

陰

切厓

穢

惡也

甸

堂練切

璟

俱永

胙

部禮切

吻

武粉

切厓

埏埴

埏尺連切

埴

埴常職切

校讎

第十九紙

二行花南
宋作鹿

无礙菴

爲峰警院

良山信女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尹丹陽賀學易施貲刻
續高僧傳第五卷計字九千一百八十箇該銀
四兩七錢七分
武林釋如德對長州丘義民書溧水陳應武刻
萬曆庚戌歲冬十二月徑山寂照庵識

撰述
新編卷之三
三
三

